

《南游记》又名《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》，余象斗编著

卷一

玉帝起赛宝通明会

却说三十三天玉皇上帝，起一赛宝会，出下玉旨，令集三界神祇，及西天诸佛，俱各要赴金阙，各带宝贝赴会，三月三日，大开天门，西天世尊同上帝首坐，众神挨次序而进，山呼礼毕，依次而立。上帝传下玉旨云：“朕立极以来，未会卿等，今立此会，名曰三界通明会。卿等各有传流宝贝，请试一赛以显神通。”众神齐声应诺。

第一班上八洞神仙。汉钟离取出羽扇一把，献上御案。上帝问曰，“卿此宝有何妙处？”钟离奏曰：“此扇煽火火灭，煽风风熄，煽邪邪死，变化无穷，化船过海，遮日卷月，收雾行云。”玉帝闻奏大喜。又有张果老取出锡仗一根献上，奏曰：“臣此宝可挑泰山，入水水裂，顶地地开，干变万化。”又有曹国舅献土析板一只，奏曰：“臣此宝一析，三界通知，敲开能呼使用，收聚伏鬼，合笼捉邪，大有神通。”又有吕洞宾献上雌雄剑二把，奏曰：“臣此剑能飞万里，斩妖灭邪，自会相寻，入水水分。”又有蓝采和献上金线篮一只，奏曰：“臣此篮撇去飞空，装尽世界，不论未熟菜果，采入篮中，自然成熟。人坐篮中，诸人莫见。”又有铁拐李献上葫芦，奏曰：“臣此葫芦，内藏风火，要风便风，要火便火，要金便金，要银便银。内藏臣自身心体相。指东飞东，指西飞西，百般可用。”又有何仙姑献上铁罩奏曰：“臣此罩能罩日月无光，摆动可以移星换斗，坐入其中，可以水火不入。”又有韩湘子献上鱼鼓，奏曰：“臣此鱼鼓打动，天昏地暗，内中可藏数万天兵，呼妖自入，跨之可登水天。”玉帝闻奏八仙宝贝，俱有妙处，龙颜大悦。

又有西天诸佛，名观世音者，献上莲花座，奏曰：“臣此宝，善者必自然通慧，可知百世；恶者登变作刀山，一架莲花可化万物，撇上半空，呼刀成刀，呼剑成剑，千变万化。”又有万法教主普庵祖师，献上拂帚一只，奏曰：“臣此宝拂，人去千里，三界邪魔一见，不敢近前，一拂能仙万人，亦能变化。”又有三元三品大帝献上金枪一把，奏曰：“臣此枪可以除魔捉鬼，能避水火二灾，撇上半空，变化无穷，呼杀即示，呼止即止。”又有北方玄天上帝献上皂旗一把，奏曰：“臣此旗能卷天三界，恶鬼强妖一见自入，七日成水。”又有白莲尊者献上金钵盂一个，奏曰：“臣此钵盂能藏数万神兵，呼饭出饭，饿鬼一食，止饥三年，豪光闪闪，紫雾腾腾。”又有孙行者，献上如意铁棒一根，奏曰：“臣此棒要长便长万大，要短便如花针，降妖捉鬼，变化无穷，更兼臣一身都是宝贝。”玉帝笑曰：“卿一身何为都是宝贝？”孙行者曰：“臣一个觔斗能去千里也是宝；一根毛能化一百个猴形也是宝。”玉帝大笑

曰：“卿试显神通看，果应其言否？”孙行者即在殿前，念动真言，把毛拔一把，口里一呵，满殿都是猴子，各执棍棒，跳跃自舞，玉帝命行者收了，遮袖大笑曰：“朕闻卿昔日从唐僧西天取经，神通广大，今日果见卿实可为第一。朕即赐御金花一朵，御酒二杯。”孙行者谢恩毕。

又有凤凰山圣母，献上金宝塔一只，奏曰：“臣此塔变化无穷，镇邪捉妖，念动咒语，重若泰山，虽千万人不能摇动，变小则小如粟米，虽三岁孩童易能拔起。”又有阎王天子献上孽镜一面，奏曰：“臣此宝善恶莫逃，三界若有隐匿过恶者，提起孽镜，善恶分明，前可照一万年过去，后可照一万年未来。邪魔鬼怪若见此宝，脚酸手软，气化形消。”

又有东海铁迹龙王献上明珠一颗，奏曰：“臣此珠挂于宫屋，满处光辉，可吞可吐，凡民一见，永无灾难。”又有马耳山马耳大王献上聚宝珠一颗，奏曰：“龙王此宝，不为空希。臣此珠亦能黑夜光明，可吞可吐，凡民一见，永无灾难。更添余真金，要银便银，一指生花，一发结果，一咒飞腾。”玉帝听毕笑曰：“卿此宝可胜龙王之宝。今日会毕各赐御酒五杯。”依次退出朝门，各自腾云驾雾回洞。

后仰上余先生观到此处，见孙行者有此种通，有诗一首，单美孙行者，诗曰：

堪羨猴祖孙悟空，从师西域建奇功；前扫妖魔并踪迹，今又殿上显神通。

惟有龙王当日被马耳大王当殿比珠。心中不乐，即回龙宫，点起海中之兵，到马耳山喊战连天。军士报入。马耳山大王闻龙王兵至，领兵出迎。龙王大骂曰：“无端匹夫！当日在玉帝面前当殿辱吾。好生献出宝珠，万事俱休；你如若不然，立刻一命难逃！”马耳王听罢，亦骂曰：“你珠本输我珠，何该起此贪心？好好退去便罢，如若不从，少刻间手起刀落，悔之晚矣！”二人战不上十合，被龙王一刀砍于马下。龙王收兵回龙宫去了。却说马耳山大王第一子，名曰三眼比丘，即欲兴兵代父报仇。有母叶氏出止之曰：“今我身怀有孕，不可兴兵报仇。倘得上天怜念，生下是个男子，添一个兄弟，方可报仇。万一不然，只可忍耐，别作商议。”母子商议不题。

却说灵鸟山山后有一洞，洞内有一洞王，名曰独火大王，自言曰：“今世尊如来，当日在雪山修行，来到我这灵山，一见我这里青山隐隐，绿水沉沉，便问我借与他居住，彼时立下文书，议定借他住一年还我，过了一年，去向他取，说我许他住十年。我当时便怒，叫他取文书来看。等他将文书看时，果是个十字，无夸只得与他住十年。过了十年去取，说我写定借他住千年。我当时又叫他取文书来看。文书内又果是个干字。本当和他大闹一场，他的佛法大，难向他取，只得随他。到今日来，灵山兴旺，今十大弟子讲经说法。闻得那

经文，若有百虫去听那经文咒语，便投胎为人。朝夕设有斋筵，讲完经卷而吃。我今也去听讲经，他若待得我好便罢，若怠慢我，便闹将起来，放出身中之火，烧了那灵山，有何不可？”

却说如来，一日会开，众弟子于法堂中讲经。经文讲未数句，独火鬼来至堂前，见如来深深打个躬问讯。如来即下座把礼施坐。如来问曰：“大王此行，有何见谕？”大王曰：“乐闻如来好斋而布施，一者特来听讲；二者见求斋筵。”如来允诺，便问弟子曰：“斋筵若完，可备一粟款待独火大王。”徒弟答曰：“今日斋筵排定，未有余剩，师父可叫他明日早来，排一桌等候他。那如来便依此言，对大王说，大王心中大怒，惟见旁边有桌剩的，并无人坐，”“我就把来吃，说我不合吃者，便是我的对头。”有孔雀童子进茶来，与师父众罗汉吃，见独火大王坐在他筵席上，大怒曰：“你如何坐我座位，吃我的斋筵？”心中大怒，即将手中滚茶，泼在大王面上去。大王大怒，放出五斗火，将孔雀童子烧倒在地，叫苦连天。如来忙道：“不可比他之见。”独火鬼不听，放火愈炽。如来连忙念动清凉咒，用甘露水救起童子。那大王不甘心，恨如来救醒童子，即要放火烧灵山。幸如来慧眼一见，便念动咒语，放出五百条逆龙，涌起露雾罩住灵山，此火便不能发。独火鬼见火不发，十分着恼，于寺中左冲右撞，出言不逊，妙吉祥进言曰：“我们佛家弟子，亦不比你见识，你可去也罢。”独火大王曰：“恼得我心一边来，把你这狗骨头亦将来烧死。”妙吉祥笑曰：“你的火只好烧别人，烧得我不成；你若烧得我，便见你高。”大王怒起，就放出五斗火，便烧吉祥，吉祥端然不动。笑曰：“你这妖怪，你那火如何烧得我？我乃如来法堂前一盏油灯，昼夜煌煌，听经问法，灯花堆积，一日如来念咒，咒成人身。我这火之相，火之灵，火之听，火之起，你焉能烧我？你这妖怪，今你若再在整日闹我灵山，不得自在，我不免请出三昧真火，烧死你这妖怪，免致后患。”如来慧眼看见，便叫不可之时，独火鬼已被他烧死在地。如来大怒，喝声叫将妙吉祥拿下，责曰：“你这畜生如何敢破我戒？他虽不是，我你俱出家之人，当大慈大悲终是，为何将他烧死佛法难容，贬去阴山受罪。”吉祥告饶。观音老母在旁保曰：“妙吉祥虽然有罪，乃灵山弟子，不可贬去阴山。当日马耳山大王在日之时，来我灵山祈嗣。今日那娘娘有孕有身，不如送去投胎，等他大难满日，取回灵山，伏侍师父，何不可也。”如来依言，便欲送去。吉祥流泪告曰：“师父命我投胎，奈我不晓神道，恐后被人欺负。”如来于宝座中，念动咒语，说：“我就赐你五通：你一通天，天中自行；二通地，地赶自裂；三通风，风中无影；四通水，水中无碍；五通火，火里自在。”又用法手一指顶门：“赐你一个天眼挪门，可见三界。”就叫观音老母送去投胎。

却说马耳山娘娘，夜间在堂前烧香，忽然见五通火自半空飘飘然飞入身中，略觉不快，腹中微痛，闷入房中，生下一子，亦有三眼。即叫长子比丘曰：“幸今生此子，亦有三眼。异日长成，你父之仇可报。”母子大喜，即取名叫三眼灵光不题。

却说东海铁迹龙王心怀那珠，那里肯放？因马耳山母子无恙，坚守不出，无奈只得退兵。闻马耳山娘娘分娩，便点水兵去打马耳山，一来要取那一颗明珠，二来要拿获那娘娘来龙宫成亲。即带三万水族般粒大将，前至马耳山喊战连天，围住马耳山。那马耳娘娘正坐之间，闻报龙王又点水族兵，来到我山中，口出不逊之言，辱骂万端。娘娘听罢失惊，便叫大公子三眼比丘出来言曰：“你父前被反贼所杀，仇尚未报，不想此贼贪心不改，又点兵到我山中，如何是好？”比丘曰：“娘亲高枕无忧。自古云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孩儿今番点兵出迎，定要擒了这贼与父报仇。”辞别母亲出城。

却说那小公子灵光，才三朝便能言语，出见母亲禀曰：“我要去看哥哥与龙王厮杀。若哥哥输了，我就杀死那龙王。”母亲不肯依言，公子灵光不听母言，便与手下人走出，同去看厮杀。龙王正与比丘大战，杀得比丘大败，走入城中。三眼灵光看见，便要去杀龙王。众人不肯与他去，即将手下人打倒在地，就去大战龙王。各通姓名，战不十合，灵光把龙王一刀斩于马下。众水兵走回龙宫。

却说比丘回城中见母，言败阵之事。母子十分烦恼。手下又走回报言：“小公子见大公子败了，将我们打倒，去与龙王厮杀，不知如何？”娘娘听罢大哭。忽报小公子杀了龙王，首级带回。母亲大悦曰：“此是我夫有灵，故有女儿代父报仇，公子除了此贼，一家不忧。”即将龙王首级吊起号令。灵光公子跪对母亲曰：“孩儿闻此处多有名山，儿欲辞母观玩景致。”母亲嘱曰：“你去不妨，只怕你生祸，即叫一老家人同去，早早回来读书，免我倚门而望。”灵光即辞母亲，欣然上路玩景。行不几里，听见钟声响处，问老家人曰：“前面钟声响处是何去处？”老家人答曰：“乃是灵虚殿，三元赐福天宫，北极紫微大帝所在。”那公子见说，就去灵虚殿看景。

却说大帝去朝玉帝未回，只分付朱衣仙官、羽衣仙官二人看守灵虚殿。

忽公子进来相见，言他是马耳山小王子，今日来此朝大帝，以观景致。二仙官曰：“你若是马耳山来的公子，待我备斋筵来相待，你千万不要往后殿去。”二仙官言罢，转入厢房备斋。三眼灵光就往后殿，见殿门闭上，上面封住。灵光即开门入去。正看之间，那两个鬼乃是江南八十一州火珠精，就认得是灵光公子。大叫：“公子快来救我二人，永不忘恩！”公子说：“这里又无人看管，你何不走去便罢了，如何要我救你？”那二鬼曰：“这枪是降魔伏鬼的金

枪，他将我来镇在此，公子可把此镇枪取去，我们方才走得。且此枪公子若拿得去，异日亦有用处，”公子闻言，即将金枪拔起，二鬼拜谢便走，遍游天下害人。

灵光偷此金枪在手，不等斋筵便走，等二仙官听得后殿响亮，即忙来看，不见公子及少鬼金枪。二人正恼之间，忽大帝从空而下，因问：“二妖如何走了？”二仙哭告前事。大帝怒曰：“此小畜生敢这般无礼。盗我金枪，放走二妖精！我且将阴阳斗换转，将我九曲珠化做马耳山，他走在我珠内，还我金枪便罢，如不还我金枪，便将他困死在珠内。”那灵光恐大帝赶来，先叫老人家拿枪回家去了。灵光被帝大喝一声，不许脱离，走入珠内，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灵光在斗牛宫投胎

却说灵光上路，正走之间，被紫微大帝用九曲珠法，走转灵虚殿，来见大帝。大帝曰：“你这畜生，焉敢胆大，偷我金枪，放走二妖！好生把金枪还我便罢，如若不然，少刻间叫你死在珠内。”光曰：“我何曾见你金枪？”大帝曰：“你令家人先拿回家去，何敢瞒我？”灵光再三不招。大帝大怒，念起咒来，即把灵光困死于九曲珠内，把这朵灵光撇在半空，飘飘荡荡，无处依倚。有八景宫大惠尽慈妙乐天尊，正在打坐，忽见半空中一朵灵光，左冲右突，无拘无束。天尊自思，不免用手招招他来，送往斗牛宫赤须炎玄天王那里去投胎，有何不可即用手一招，招入袖中而去。

却说炎玄天王正坐之间，忽报天尊到。天王迎接相见礼毕，天尊曰：“贫道今日造府，非为别事，敬送一位贵子，得来降生，内有古记为凭。”天王曰：“何以见得？”天尊曰：“少刻间公主即要分娩，若生下是个男子，左手掌上有一‘灵’字，右手掌上有一‘耀’字，又有三个眼，便是我送来的。若无三般古记，便不是我送来的。”正说间，忽报公主生下一个男子，果有三般古记。天王大喜拜谢，请天尊取名。天尊名：“就叫做三眼灵耀，等待久后长成，我来领去做个徒弟。”天王大喜，送天尊分别不题。

时光似箭，一日长成，天尊复去斗牛宫，带灵耀来为弟子。天王接入见毕，言领公子去为徒弟。天王大喜，令即儿子出来拜天尊为师。灵耀依父之言拜辞父母，同天尊回八景宫，教他一十八般武艺，变化无穷，赐他五日冒火丹，天尊要去朝五帝，试灵耀手段，故把钥匙交与金刀童子。天尊下山出去，灵耀问童子曰：“师父在洞，他与你讲甚的？”童子曰：“我不与你说。”灵耀再三推问，童子只得对他说曰：“师父说叫我看守金刀，不要与你晓得。”灵耀讨看，童子坚执不肯，灵耀自思曰：“他不肯把与我看，我不免变作师父。”脱转出来，念动咒语，变作师父，叫童子曰：“可取出金刀来与我，我要带

上天曹去赴灵宝会。”童子不晓得是灵耀，只说是师父，即取出来交与师父去了。灵耀骗得过手，便把火来炼作一块三角金砖藏起身上。

忽一日师父回，童子曰：“你取刀去赴会，为何不带回来？”天尊曰：“我何曾回来取刀。”童子急告曰：“既然不是师父，必是灵耀。”天尊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童子曰：“三日前灵耀问我讨刀看，我不肯与他看，想是他变作师父来骗去。”天尊曰：“既如此，可叫他出来问。”童子即叫灵耀出见师父，师父审问，只得一一说明，说：“我炼作金砖，以便收拾好用，待天曹斗宝，把与师父去赴会。”天尊不究，吩咐曰：“此宝变化无穷，能当阵助战，可要埋藏，不可有失。”吩咐而散。

却说玉帝正坐殿上，有西方太白金星上表奏曰，“今有上界走下二怪：风之桃，火之桃，号作风火二判官。今在中界飞帘洞中作怪，吃人无厌，乞圣上速差天将收获，免致凡民涂炭。”玉帝闻奏大惊，即与众真君商议，谁可带兵前去获除二妖。众臣奏曰：“今有三眼灵耀，乃佛家弟子。数胎出世。今从炒乐天尊为弟子，神通广大，此人可行。”帝即传玉旨，下差灵耀带大兵五千速下中界擒获二怪。灵耀领旨，收过天兵，拜辞师父，又回转马耳山去看母亲、哥哥，取那盗的金枪使用。

却说娘娘见儿子回来，大喜曰：“你往年到何处去，全然不知踪影，至今日回来。”灵耀曰：“孩儿不才，丢却老娘、哥哥，恕孩儿不孝之罪。现在又在天宫斗牛宫投胎，取名叫做灵耀。”母曰：“你今日到此我与你母子朝夕得见，免我忧虑。”灵耀曰：“不孝又奉钦命，押兵去中界收取妖魔。”母曰：“回来为何？”耀曰：“不才回来看母亲，要取前盗的金枪去用，倘若得胜，即便回来，优待母亲。”娘娘听罢，遂即叫取金枪与他，母子相别而去。却说风火二判官，坐于飞帘洞中饮酒取乐，忽报天宫差三眼灵耀领天兵五千，前来喊战连天，围住洞门；二人听罢大怒，即点起洞中小妖，杀出飞帘洞来，两下大战。二判官念真言，脚踏风轮火轮，风火大作杀来。被灵耀吐出三昧真火，制住风火。放起三角金砖，打得二鬼大败，走入洞中，将洞门紧闭不出。灵耀自思，他若不出，焉能成功？心生一计：“不免变作天曹玉女，将火丹变作仙桃两个，进入洞府去。只说我是王母娘娘面前玉女，听见下面锣鼓响亮，欲看厮杀，一时忙错下来，走差路头，进你洞来，哄他吃我仙桃，有人吃了精神百倍加增。神通之妙如少年。他若吃了，我便呼他烧起来，可不好也！”

却说风火二判官，败走入洞，十分烦恼，吩咐把洞小妖，坚守洞门，不可有失，言罢，忽报一女子在洞口。二鬼曰：“叫他来见我。”那玉女进前，诉言前事。二人见是仙桃，有些好处，心中大喜，对仙女说：“可把桃子与我们吃。我不吃你，放你回去，不然要把你与我吃。”仙女假作不肯，二鬼叫小妖

抢上仙桃，各分一只，放入口中，正欲落牙，一滚入肚。二鬼大惊，仙女即现出本相叫曰：“你这逆畜，吃我火丹，还不早降！”二鬼见是灵耀本相，正欲走避，被灵耀念动咒语。火丹发将起来，把二鬼烧倒在地，叫苦连天。灵耀即将二人押回天曹，又得二鬼风轮火轮两般法宝，带得胜之兵回转天曹。

玉帝升殿，灵耀押二鬼回见玉帝，奏说前事。玉帝大悦，将二鬼收入酆都。即封灵耀为火部兵马大元帅之职。灵耀谢恩未毕，班旁日官邓化出班奏曰：“灵耀才有此小功，我主便封他为元帅，恐众臣不服。我主可传下玉旨，叫灵耀与臣比试，比得臣过，可受此职，比臣不过，不得受此重职。”玉帝依奏，即传玉旨叫灵耀与邓化比试。二人得旨，出朝比试，战不十合，邓化被灵耀一把拿住，满面羞惭。灵耀放他走回，便自入朝见帝，奏说邓化输事。玉帝大悦，即封耀为火部兵马大元帅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灵耀分龙会为明辅

却说次日众真君聚朝奏玉帝曰：“当年五月十五日起分龙会，会集九江八河五湖四海各宫龙王赴会迎旱治雨，救治禾苗。今年会期又至，乞我主可颁玉旨前去会上，众龙王前来赴会，不致失期。”帝曰：“可。”即传下玉旨，问道：“谁人可为会上明辅？”众臣奏曰：“臣观会中，惟火部兵马大元帅，可为明辅。”玉帝依奏，即宣灵耀上殿。灵耀至殿山呼已毕，玉帝曰：“朕观卿忠直英雄，众臣保奏卿作明辅，卿可用心代朕作事，”灵耀谢恩出朝不题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东海老龙王接得玉旨，言赴会治雨之事，心中十分烦恼。叹曰：“吾今年已老迈，如何去得，若然去在会上，见众龙王亦行礼不便，如何是好！”却有几名叫铁头太子者，侍立在旁，闻父言，上前禀曰：“父亲不必挂虑，自古养儿代老。父亲老迈，去不得，我为子当代父一行，未卜可否？”老龙曰：“此亦恰好，奈你是个好酒之人，倘去那会上饮酒得多，恐有误事，不可以此为是，令我烦恼。”太子曰：“我就当天发个誓愿，现今在行，若再好酒，有违父命，四体不得回乡。”老龙曰：“吾儿今有此志，则我无忧矣。你若到那会上去，那里都是你叫叔的，或叫兄的，可宜谦恭，不可太狂了人。”太子领父严命，离宫上路。夜住晓行，来到一村中，见是个酒店。太子自思曰：“爹爹叫我不要吃酒，我今见店面牌上写个酒字，我就思量吃，今如何忍得？”自思不若入店少饮几杯，以免思量也罢。进店就呼酒保沽上酒来，自歌自唱。饮了数壶，将碎金一钱还了酒钱，离了酒店。来到天门，入了南天宝德关，入会堂与众龙王相见。明辅升堂坐定，众龙王依次谒见过。明辅曰：“下官蒙玉旨。差我为明辅，赐宴以待众列位。凡饮酒之间，不可造次，亦不许游席过座，酒醉不得乱言。有违逆者，推出天门，降职不用。先奉列位酒，然后迎入席前，各依次序而坐。”那铁头太子自思，这个酒是御酒，一年一

度，难得吃，不免多吃几杯。言毕，连饮数十杯，酩酊大醉，闹将起来曰：“这明辅好不公道！往年我爹爹来，坐又在上坐，酒亦先劝我爹爹。今年我来，坐又坐在边席，酒又不来劝我，是何道理，不公不公。”灵耀听罢云：“往年设会，乃令尊来，他是前辈。今年你来代他，众位你应在末，为何说我不公？我为明辅，安有偏向？汝既酒醉，故把言语冲我。”大怒，就将铁头太子推下南天宝德关。对众龙王说明：“今日与你众位无干，各人领谕回去，保守地方，勿得违律，取罪未便，”齐皆答应而散。

说那太子被明辅推下南天宝德关，羞惭满面，心中思量，不敢回转龙宫见父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大鲤鱼，身長二丈，在扬州江上游戏，舞水作浪。忽然潮水退去，被困在沙洲之上，进退不能。却有一伙樵子，砍柴回来的，看见沙洲之上，有一大鲤鱼不能丢去，即把那手上柴刀下来，会集众人，割下鲤鱼身上肉带去。那太子被割得身上疼痛，眼中流泪，发滚起来，把那一伙百姓都踏死了。太子趋回龙宫，流泪满面，哭报父曰：“不肖有违父命，因酒醉后闹了分龙会，不敢回见父亲，变作鲤鱼，在扬州游戏；忽遇水退，不能得脱，被扬州百姓，将儿身上肉俱割尽。想儿必要死的，望父王可看骨肉之情，代儿报仇。”言罢而死。老龙王大哭，就点蝦精蟹将，水族军兵，涌起波浪，杀至扬州。扬州百姓遭其水灾，叫苦连天。

却说扬州有个土神，乃是后土圣母娘娘宝像，见水淹到庙前，本地方的百姓人等，各各来至庙前，一步一拜，拜到庙前，求圣母灵威退其水灾。圣母大惊。即去天曹上表。入了天门，玉帝升殿，百官朝贺毕，有扬州后土圣母俯伏陛前。奏曰东海老龙王涌水淹死百姓事。玉帝依奏曰：“卿且回归，朕即传下玉旨，即差四土星君，带领天兵，速去中界退水。”四土星君领旨，带兵出朝，来至中界，见是东海老龙王涌水。那四土星君用土去填塞波浪，弄得老龙王大败，走回龙宫。四土星君带得胜之兵，来见后土娘娘。娘娘待茶，谈说：“前日水淹到我庙前，庙前有一株琼树，其树自来不曾开花，如今被水淹了，反开一朵琼花。此花胜异气，上香三十三天，下香五湖四海，三界皆闻香味，意欲进上玉帝，不知可否？”四土星君曰：“既有此花，胜如好宝，当进玉帝，有何不可。”说罢告别不题，且听下卷分解。

卷二

灵耀大闹琼花会

却说玉帝升殿，群臣朝毕，忽奏扬州圣母同四土星君退水，带得胜之兵回朝。玉帝大悦，赏赐星君。又有扬州圣母奏曰：“臣庙前有一琼树，自来不见开花，前被水淹。今水消了，忽开一枝琼花，三界都闻香味。微臣不敢隐匿，献上我主。”玉帝大喜，即赏圣母金花御酒，对众臣曰：“此花有此希奇，朕今起

一会，名曰琼花会，凡文武百官，但有功者可插此花饮宴，款酒三杯，若无功者，不得冒请功劳。”便令金枪太子为宴主。

却说太子领旨，聚集众官，一个个依次而到会上。太子传旨云，“我蒙父王命我为宴主，设此琼花会，会集卿等。如有功者，请簪此花饮酒。”太子依次而问众臣，众臣俱言无功，不敢冒受。劝到灵耀面前，灵耀亦推无功，太子见众臣都不受琼花御酒，自己将花插在头上，连饮御酒数杯。灵耀看见太子插了琼花，饮了御酒，心中大怒曰：“你为宴主，圣上叫你劝别人。你却把花自插，将酒自饮，劝你自己不成？”太子曰：“众臣都言无功，我才自己插起，有何不可？”灵耀曰：“我有功劳，该把与我插。”太子曰：“你有何功？”灵耀曰：“我收风火二判官，可为功否？”言未罢，即将那琼花抢来，插在头上，自己取上御酒连饮三杯。太子曰：“你这匹夫，敢如此胆大，欺妄圣上！”灵耀便不答话，将金枪太子鞭打。太子打灵耀不过，众官解劝，太子便走。灵耀闹了琼花会，自号为华光天王。自思曰：“一时之气，打了太子，倘若奏知玉帝，定然见罪，如何是好！不如假推酒醉也罢。”众官大惊，各自散去。

太子走入朝中，玉帝升殿，太子大哭奏曰：“不肖蒙父王命作宴主，今有灵耀不遵玉旨，闹了琼花会，将儿乱打，自号为华光天王，乞父王作主。”玉帝闻儿之言大怒，即宣灵耀入见。玉帝曰：“汝乃臣子，太子乃王，安敢如此？”灵耀奏曰：“臣乃一仆，太子乃一主，臣安敢打主！臣被太子打得多不敢动手，主公若不信，可问众臣，便见明白。”玉帝即问众臣，众臣俱奏，都未曾动手，只是言语相伤，帝曰：“纵然灵耀未曾动手，亦不该出言伤朕太子，卿叫太子亦是冒功，安敢如此！若非众臣奏明，卿死罪难免，众臣奏明，免赐死罪，削去前职，贬去卯日宫做个游神，候后将功折罪。”华光只得谢恩，退出朝门，转过卯日宫，参见邓化。众臣退朝不题。

却说卯日宫邓化，知灵耀闹了琼花会。被太子奏上玉帝将灵耀削职，贬在手下来做游神，心中大喜。自思，灵耀是我昔日仇人，今日在吾部下听用。不免吩咐手下的，倘若灵耀到此参见之时，先可打他四十杀威棒，不可轻放。吩咐毕，忽然华光来到。邓化即叫请进。二人相见礼毕，邓化假作不知，问华光曰：“元帅到此有何见教，衣冠不整，功劳何如？”华光将前闹琼花会打太子的事说了一遍。邓化大怒，作威言曰：“若是如此，则我管得你着，如何不跪？”华光只得跪下。邓化即叫手下拿下，要打四十杀威棒，华光对曰：“我未有犯法，如何就要打我？若不公，打不得我。”邓化曰：“你既然这等无理，也罢，你说要有犯法，我便打得你。我如今每日在大堂上点卯，你要在堂上伺候听点；若失点，打四十板；又要随太阳行走，如不在，亦打四十。”华光

听令，只得退回私宅，自思曰：“邓化这贼，他与我计较，我不免生下一计，化一个化身随太阳行走，真身去堂上听点过卯，看那贼如何奈得我何？”原来邓化那手下之人，乃是金鸡，邓化吩咐叫他只管跟着华光走，他若失点，就报邓化知道。岂知华光显出神通，化一个化身，不曾失点。那手下人见华光不会失点，要害华光，生一计较，乃对华光曰“我今要回家看母，今日不来，凭在将军听点也好，随太阳行走也好。”华光心中自思曰：“这奴才要来哄我，我怎受得邓化这等的气。我想终不是了日，不如在卯簿上题了几句反诗，走下中界，再作道理。”拈笔题曰：“

自恨时乖运不通，遭陷天罗地网中，卯簿之上分明写，上写华光反日宫。”

却说华光题毕便去，金鸡转来不见华光，鸡即忙报知邓化。邓化叫拿上卯簿看时，簿上有反诗四句。邓化读罢大怒，就点起本部军马，赶上要捉华光。华光正要走下南天宝德关，正遇邓化。邓化大骂曰：“汝这匹夫，汝本该死，玉帝免汝死罪，叫我部下听点。汝原心不改，敢题反诗，敢走何处？好好受缚便罢，半言不肯，少刻间性命难存。”华光曰：“你这匹夫，心怀旧恨，又要我听点，又要我随太阳，百般计较，我若不反，终落你手。”邓化听罢，举刀便砍。被华光大杀一场，邓化抵敌不住，回马便走。去奏玉帝不题。却说华光杀退邓化，走下中界，望见前面有一名山，问来说是朝真山洪玉寺。寺内乃是火炎王光佛，在那里修行乐道。华光听罢，即往洪王寺去见那火炎王光佛。那佛号做劝善大师，那大师在禅坛上正坐之间，忽见华光自外而入，参见礼毕。大师问曰：“久闻天王在上界掌元帅职，享不尽宝贵。今日光降山寺，有何见谕？”华光只得将大闹琼花会，打金枪太子，削去元帅之职，贬在日宫做游神事，说了一遍，大师曰：“到此为何？”华光曰：“不想邓化那贼，与我有旧仇，又要我听点，又要我随太阳，我恩终无了日，因一时之气，题了反诗，走下中界。久闻老师法戒，不才得来拜于门下，不知可容纳否？”大师大喜，即吩咐华光不许如前，可遵从吾法戒。华光受命不题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华光闹天宫烧南天宝德关

却说东海李龙王，一日寿诞贺寿，龙宫内排下筵席，中放一颗明珠，乃是聚宝珠，照耀天中，毫光闪闪，紫雾腾空，星夜光辉。龙王作乐，饮酒大醉。不想华光挪开天眼，一见那珠，念动咒语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蝦虫，下了海中，潜入龙宫，把那珠拿来，向前变出真相，心中大喜，回转洪玉寺，将珠藏起，亦不与师父知道。李龙王酒醒过来，不见那一颗宝珠。龙王大惊，问各水族，俱言不知，龙王遍处寻觅不见踪影。自思必是什么妖怪来此盗去，不免去问南海观音佛母，便见明白。说罢，便离龙宫，早到南海，见了观音佛母。龙王

拜问。观音佛母略开慧眼一看，言曰：“你那珠不是别人盗去，乃上界华光变作蝦虫，来到龙宫盗去。其人今在中界朝真山洪王寺，从劝善大师为弟子，你要取此宝珠，可去那里取。”龙王听罢，辞了观音佛母，回转龙宫，点起水族，杀到朝真山，围了洪王寺。喊战连天。火炎王光佛正在禅坛上打坐，知得寺外喊战，要打进山门。声言要问华光取聚宝珠，光佛大惊，即叫出华光问曰：“今日李龙王统领水族杀到这里，声声说你偷他宝珠，此事实否？”华光曰：“不敢有瞒师父，此珠果是弟子拿来。”师父曰：“今日龙王到来要问你取，如何分说？”华光曰：“师父高枕勿忧，弟子自去退他便了。”华光即辞师父，出了寺门见龙王。龙王曰：“你为何偷我宝珠？好好还我便罢，半言不肯，叫你一命难逃。”华光曰，“谁说是我拿你的珠？”龙王曰：“我酒醒不见宝珠，我去问南海观音佛母，佛母说是你偷。”华光曰：“即是佛母说我，今拿来了，你便如何？”龙王听罢大怒，手提大刀便欲砍华光。华光也使枪来迎。战未三十合，被华光杀得大败。龙王带了残兵走回龙宫。华光回寺见了师父，心中大喜。师父曰：“我要上天曹见帝，遇你这一场祸事来，我未曾去得。今日平息，我来日要去天曹。”吩咐华光可要看守寺门。华光在旁听罢，忽然下泪，大师曰：“你下泪为何？”华光曰：“弟子自离上界，到此跟随师父，朝夕思慕父母，不能一见，今闻师父欲上天曹，弟子不能回去，见鞍思马，睹物伤情，故此下泪。”大师曰：“你若为此，乃是一孝子，我不免带你回去，你不可生事。欲上天曹看母便同行。”华光曰：“若得师父提携，得见父母一面，弟子万幸，何敢生事。”大师曰：“既如此，我将一串佛儿珠与你，挂在颈子上，我口念动真言。你若上天，他用照妖镜，亦照你不出，只说是佛家子弟。你去见父母。待我下中界，你依前同我下来。”华光大喜。师父即将佛儿珠一串，放入华光颈中，念动真言，同上天曹。

却说斗牛宫赤须炎玄天王夫妇，正坐之间，思量儿子，不知何方。忽报公子回来，父母大悦，相见曰：“自儿去后，为父母者不知你落何方，心中常常挂念，今日为何得上天曹来？”华光禀父母曰：“不肖自别双亲之后，无处安身，只得走去下界去，到那朝真山洪王寺，投拜火炎王光佛为弟子。今得师父带我上来，得见父母。”父母听罢道曰：“你前日杀退邓化，走落下界，邓化禀奏玉帝；玉帝大怒。今差太子在玄华殿，招军买马，积草屯粮，要来中界擒拿你。你可在在此暂宿一宵，明日快走下中界去，免生别虑。倘玉帝晓得，不当稳便。”华光曰：“爹娘勿虑，孩儿自有分晓。”华光就叫爹娘安了寝所，自思：“可恨金枪太子，传令要招兵擒我，我不免变作天曹军人，假了姓名，去他那里投军。倘若收留我，我就在他军营内杀将起来，杀死那金枪太子，依前走在下界，却不好也！”来日别了爹娘，只说：“我依然同师父去下界。”爹

娘不晓，只吩咐华光小心逃避，待后日有赦，依旧回转天曹。

华光别了爹娘，去到玄华殿。华光摇身一变，变成一个汉子，身長一丈，肩大十围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手拿一把长枪，参见太子。太子一见问曰：“你姓甚名谁？”华光曰：“臣姓陈名三郎。闻太子招兵，要往中界捉华光，特来投军。”太子一见，便对华光曰：“来日我见父王，保奏封你为前部先锋。”言未毕，华光现出本身，用金枪望太子便刺，众军惊散。太子连忙走入北极驱邪院，躲去梭婆镜后，华光赶到，不见太子，只有二鬼在。华光向那二鬼，那二鬼被镜镇倒，巴不得华光打破金镜，救他出来，连忙应说：“避开，那太子走来，躲在我梭婆镜后。”华光闻言大怒，丢起金砖，打破梭婆镜，放走那二鬼，一个乃是金睛百眼鬼，一个乃是吉芝陀圣母，各自逃生，走在下界。太子见打破镜，大声放叫，说：“华光走入天门，闹了天宫，各臣可要捉拿！”四方天将闻知，各起天兵擒捉华光。华光抵敌不过，大败而走。东西南北，走得紧急，不能走脱。华光走到北方地界，乃是玄天上帝守把，华光一见上帝，更不答话，丢起金砖打来。玄天上帝用手上七星黄旗，将金砖卷了。华光心焦，又将风龙降火龙条抛去，又被上帝用七星旗收了。华光惊慌，又用火丹抛去，又被上帝用七星旗卷了。华光进退无路，舍命死战。被上帝驱动北方壬癸水，将华光淹倒在地。上帝用降水棒压住，全身不能得动。华光原是如来面前灯花，堆积后，如来念动真言咒成。华光乃是火之精，火之灵，火之阳，以此遇见上帝，乃是北方壬癸之地，故不能走脱，被上帝捉住。上帝曰：“你这畜生，好不知世务！你有何神通，敢反天宫打太子。今被吾捉住，有何理说？”华光四肢不能动得，大哭曰：“弟子因邓化所逼，出于无奈，只得如此。今日被上帝捉拿，可发慈悲之心，救我可也。”上帝曰：“你若肯改邪归正，我部下前有三十五员大将，你若归顺我，凑成三十六员，我即救汝。”华光连声应曰，“上帝若肯救我，我情愿归顺，永远不敢有反。”上帝即取来那聚水珠一颗，化成一粒米，叫华光吞下，我便救汝。华光只得吞下那米，上帝嘱曰：“我这米乃是我聚水珠化的，今你吃入腹中，后若有反意，我念动咒语，你肚中水滚起来，七日自死。”华光曰：“若得上帝慈悲，永随左右。”上帝听罢，即将降水棒拿起，放了华光。华光告曰：“蒙师父收留，争奈天兵要捉我得紧，如何得脱天曹？”上帝曰：“你乃火星，可向南方走，南方丙丁火，火助火烧了南天宝德关，方可走脱上界。你在我北方壬癸水，你火焉能斗得水过，如何走得？”华光听罢，言曰：“蒙师父指教，奈弟子法宝俱被师父收了，如何去得？”上帝即取前法宝还华光，华光别了上帝，经投南天室德关。见关门紧闭，华光即指出三昧真火，烧了南天宝德关。众天兵见关上火发，个个只顾救火，华光即走出南方，下了中界。手下人报知金枪太子，说华

光放火烧关，走下中界。太子方才收了天兵，上表奏帝不题。话分两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华光来千田国显灵

却说华光得玄天上帝指示，烧了关门，走下中界，身无去向。正忧之间，望见前面有一座山，生得奇异，有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春之景，华光便问当方土地：“那山甚么山？”土地曰：“那山名叫做离娄山，山中有一洞，叫绿水芙蓉洞，洞内有两个大王在那里镇守。”华光又问曰：“是何大王？”大地曰：“我不敢对你说。”华光曰：“有何不敢？”土地曰：“我若说出，他在那里一个便看见，一个就听见，就了不得。”华光曰：“有我在不妨，你只管说来。”土地曰：“此山上大王，一个叫做千里眼，能看一千路外，无所不见；那一个叫做顺风耳，听得千里路外言语，无所不知。又名叫做离娄，师旷，叫做聪明二大王，吃人无厌，骨积如山。”华光听罢，发落土地，便去离娄山。

行不数里，来到离娄山。那千里眼、顺风耳，坐在洞年，顺风耳言曰：“可恨那土地，适才教那华光，说我兄弟在此吃人。于今华光要来这里收我们，大哥你看来未有？”千里眼云：“我也看见了，那贼即日来了，如何是好？”顺风耳曰：“他神通广大，难以抵敌，我生下一计，我与你不免变做两座大山在两旁，看那华光，那认得我们？若认不得，待他行至中间来，就把他捉住吃了，岂不美哉！”二人计议已定，合作二大山立在两边。华光来到离娄山，四边看了，不见一人。华光思曰：“闻这两个妖怪神通广大，必然有作法于我。我将挪开天眼看，走在那里去？”华光挪开天眼，看见笑曰：“这两个妖怪，原来预先晓得我来，先变做两大山，立在两旁，要俟我来至中间，要捉我去吃。我不免心生一计，指作三昧真火。左山边放一把火，右山边放一把人，烧将起来，有何不可。”说罢，念动咒语，指出三昧真火，烧将起来。那二鬼见火一发，连忙走出来与华光大战，华光诈败而走。二鬼赶来，华光将降魔捉鬼枪迎面一插，哄二鬼曰：“你二人有何神通，如若过得去，要先拔我这根枪。你二人亦拔我的不动。”二鬼曰：“你明杀我不过，敢说此大话。”华光曰：“口说无凭，做出便见，你二人谁敢扯？”千里眼曰：“不消我贤弟扯，我扯起便了。”说罢，先用手一扯，扯不动，用双手扯，又扯不动。顺风耳亦向前扯，也扯不动。华光曰：“莫说一个扯了，就你二人齐向前扯，也扯不起。”二鬼不知是计，心中不信，二人齐向前扯，又扯不动，被华光念动咒语，将二鬼双手都粘在那枪柄上，拿不下来，叫苦连天。华光一见大喜，言曰：“我这个叫做降魔伏鬼枪，你这两个妖怪，如何扯得动？你若肯归降我就罢，若不肯降我，即指三昧真火，把你这两个妖怪烧死。”二人听罢，连声应曰

：“情愿归降天王。”华光即化出火丹一粒，化作丸子两个，哄他曰：“你要我救你，降我之时，要吃我这两粒丸子，你那手就脱得下来。”二人吃下，便要走去。华光曰：“你二人方才吃的，乃是吾火丹，你二人或是思想走，若走之时，我便火丹发作起来，烧死你。”二鬼不信便走，那华光念动咒语，叫那二丸火丹发将起来，把二鬼烧倒在地，叫苦连天，大叫天王救命。华光问：“汝二人今日肯归降否？”二鬼曰：“若待火灭，倾心归伏，再不敢反。”华光即叫火灭，那肚里此丹便不发。二人即拜倒在地，问曰：“天王今要何处去？”华光曰：“我今欲在这里安身。”二鬼禀曰：“纵然天王要在此处安身，此处可好。这里乃是千田国王管，被我二人作乱，托他的梦，每年三月三日，要办童男童女来此祭赛，我二人保全他国家风调雨顺；国泰民安。”华光曰：“自管今为始，吾与你三个，今后可去千田国王宫室，托他的梦，从今不用童男童女祭赛，要他立我庙宇，刻我三人宝像，春秋二祭，何不好也。”三人说罢，当夜便托梦千田国王不题。

却说千田国王升殿，众臣朝罢，国王曰：“孤昨夜得一梦，梦见一人头戴金龙冠，头上多一眼，手提三角金砖，说他是上界天曹之人，名唤华光天王，说他来到离娄山，收下二人，名叫离娄，师旷。那尊菩萨叫孤从今不用童男童女祭赛，可立一个庙宇，春秋二祭，他保我国永远万年。孤今欲立庙，众臣意下如何？”众臣奏曰：“往年梦用童男童女祭物，我主今得一梦，梦中之神自说不得童男童女，上受春秋二祭，此福神也，安得不从。我主可传下旨意，择一地速造一庙，立神宝像，不必疑惑，”王曰：“何处可造庙宇？”众臣奏曰：“今有城外离城五里，原有一庙，乃是火漂将，今已废矣。我主可传下圣旨，将废庙拆倒，起造新庙，只有此处最美。”国王听罢，即传下旨意，着锦衣卫指挥，带领御林军三千。拆倒庙宇，立神宝像，众臣退朝。锦衣卫指挥宋清得旨，却去拆倒前庙，再立新庙，名曰天王祠。不日成立，国王亲自带众文武，上香祭赛。不题。却说华光得了庙宇；身像受祭毕，吩咐千里眼、顺风耳曰：“你二人可看守香火，不可有害百姓。我去游遍中界，逢灾救灾，逢难救难，你二人不可有违。”二人领命不题。

却说那火漂将被国王拆了他的庙，立华光祠，心中大怒，欲与华光争斗起来，又无华光神通，只得忍耐，昼夜思量，欲生一计害华光，无有门路。忽一日千田国王有一公主，曾许嫁对马国，闻得华光天王灵感，出殿奏父王曰：“女儿闻天王灵感，欲去庙中行香，望父王准女儿一往。”国王允奏。公主即命宫娥彩女，备香灯纸烛，亲到天王庙中行香，公主入殿拜毕，叫手下将神幔卷起。“与我看天王宝像生得如何？”军人即将神幔卷起。公主一见，便口中叹云：“此天王宝像，真生得美貌。”看罢，上了车驾，由庙前正欲回朝。

却有那火漂将看见，自思：“我被那华光害去庙宇，此仇未报，今见公主，又生得美貌，不免起一阵怪风，将公主拿入我洞里去，一则成其夫妇，二则国王只疑是华光拿他公主，以报前仇，可不美哉。”思罢，即起一阵怪风，将公主拿进洞中，安排公主成亲。公主不从，火漂将曰：“你说我是甚人，我乃火漂将也。汝父千田国王将我庙宇拆卸，立天王祠，我无处安身，只得在此洞中。今日你到那天王祠行香，我见你生得美貌，起一阵怪风，拿你到此，成其夫妇，为何不从？你若不从，我就把你吃了。”公主自思：“我若不从，岂不被他吃了？”遂假推说：“我被大王拿来洞中，心中惊惧不安。望大王限我数日，若得定心，然后与你成亲。”火漂将大悦曰：“也说得是，于今到此，是我妻室定矣，走得到哪里去？”即吩咐小妖伏侍公主，自去采办异味，候公主成亲不题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千田国王升殿，众臣朝毕，手下有随从公主往天王祠行香者，奏曰：“臣等随公主往天王祠行香，公主卷起神幔，看见华光宝像，便有思心，出至庙前，忽一阵狂风飞沙而来，臣等不能开眼，吹倒在地。风息，待臣等看时，不见公主。臣等只得回朝见王。”国王听罢大怒：“此必是华光野神拿去，寡人即传下圣旨，吩咐御林军，可去拆了天王祠。”众臣奏曰：“论我主前日之梦，其神云他是上界正神，我主又立庙宇，塑其宝像，安得不思仁义，更以仇报陛下。想必城外有别妖怪，将公主拿去，其中不明。乞陛下出道旨意，可写一通关牒文书烧去，限华光三日之内要送公主回朝，如无，拆之未迟。”国王依奏，即来回天台宫写牒烧去。国王退朝不题。话分两头。却说离娄、师旷见公主被火漂将拿去，国王又有牒烧文到，限三日将公主送回。二人欲与火漂将大战，救出公主，二人自思又无火漂将神通，又不得天王回来。正忧之间，忽见天王驾一朵祥云回殿。二人将公主从行香卷幔、出殿、上车回去、被火漂将拿去的事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华光听罢大怒，即去火漂将那洞里。却好那火漂将不在洞里，华光入后洞，见那公主哭喊救命。华光曰：“不必啼哭，我驾一朵祥云，送你回去。你必须要到国王面前奏明，说不是我。”公主领命，华光即驾一朵祥云，直送公主回朝。国王升殿，公主即将前事一一奏明，说不是华光，乃是火漂将。今得华光救回。国王大悦。

华光复到火漂将洞中，变作公主，将火丹化做一个枣子，闷坐在洞中，那火漂将入洞，就问公主曰：“你今日身上可好否？若好，可与我成亲。”公主曰：“尚有些不快。”火漂将曰：“等你一日了，你若再说不快，我要成亲，等不得了。”公主曰：“我若与你成亲，也不打紧，恐你久后意懒，必然不要我。”火漂将曰：“若有此心，天地不容。”公主曰：“我也不信你说，你若要我成亲，我有一个枣子，你若吃我的，我才与你成亲。”火漂曰“吃

便如何？”公主曰：“吃便我和你两个日后和睦。”火漂曰：“既有此好处，何不多拿两个来与我吃？”公主曰：“一个也够。”火漂听说大喜，接过枣子在手，拿上口中，一滚下肚，火漂火上，华光即现出本相，大骂曰：“你这妖怪，这般胆大，拿了公主，连累着我。”火漂大怒曰：“你占我庙宇，前仇未报，今日尚敢来吾洞中欺我？”言罢便欲与华光厮杀。华光曰：“且住，你且说适才吃我那枣子，是个什么？”火漂曰：“是枣，是什么？”华光曰：“是我火丹。你若不降我，我便叫烧将起来。”火漂将不信，提枪望华光便刺。华光一见，便念动咒语，把那火漂烧倒在地，叫天王救命。华光曰：“你却才不信是火丹，今烧起来，你信不信？于今火种埋在你肚里，你肯降否？”火漂曰：“天王饶命，小人情愿归降。”华光听罢，即叫性火，肚中便不疼痛。华光收了火漂将，在部下听用不题。

却说千田国王升殿与众臣商议，得华光天王救回公主，同文武亲到天王祠建醮行香不题，后仰止余先生观到此处，有诗一首，单道公主。诗曰：妇人当自守闺春，安可天渊去行香，不遇天王神通救，难免身丧洞房中。

吉芝陀圣母在萧家庄

却说吉芝陀圣母言曰：“我当日同金睛百眼鬼在北极驱邪院梭婆镜内，被镜镇倒。得遇华光闹天宫，赶金枪太子，那太子走入北极驱邪院，躲在镜后，华光把那金砖祭起，打破那梭婆镜，我同百眼鬼得脱出来，不知他的去向。我今在云端观看，见南京徽州府婺源县萧家庄，有一萧长者，名唤水宫，其妻范氏太婆，每夜在后花园烧夜香，祈求宗嗣，接续香烟。我自思不免摇身一变，变化一个扑灯蛾，去那里打灭灯火，将范氏太婆吃了。我且摇身一变，做了范氏太婆。去迷了萧长者，与他成亲，岂不美哉。”说罢不题。却说范氏安人，一夜在后花园排下香烛案，正欲拈香祷告，忽见一大灯蛾飞来，打灭那灯。范氏大惊，正欲呼婢点灯，被吉芝陀圣母变出本相，将范氏安人吃了，变作范氏，昼夜与萧长者作乐，今日去东家吃一个人，明夜到西家吃一个人，左邻右舍人家，今日不见一个，明日又不见一个，各各心中烦恼，俱不知真假。范氏轮夜去人家吃人，萧长者亦不知是假范氏。一日假范氏身怀有孕、对萧长者说知，萧长者四十无子，闻妻有孕，十分欢喜，夫妻作乐不题。

却说那天曹玉皇上帝，说华光反了中界，恐后有患，又招军买马要捉华光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华光在萧家庄投胎

却说华光天王遍游天下，来到朝真山洪玉寺，便去参拜佛前火炎王光佛。参拜礼毕，火炎王光佛问华光曰：“弟子，你这两年不来，往何方栖身？”华光即将收千里眼、顺风耳，国王立庙事说了一遍。光佛曰：“此处栖身不定了，目

今上帝要起兵来捉你。”华光曰：“若再起兵来，如何是好，望师父指引弟子去路。倘能躲得，久不敢忘师父。”光佛曰：“若得一人好安处，将身投胎就不妨。”华光曰：“于今闻千田国王立庙之后，受万民香烟，如何好便去投胎？”光佛曰：“你今要躲难，此事亦自有说。”华光对师父曰：“弟子去时要如何去”光佛曰：“当日如来赐你五通，不如都去投胎，总作一胞胎，为个肉球样，待母分娩出来。”华光曰：“凡人哪晓肉球里面之事，必说是鬼胎不肯割开。若将来害了，如何了得？”师父曰：“你放心前去，我随后就来救你。”华光蒙师父指教。只得化五通金光，飘飘荡荡，随风飞舞，来到南京徽州府婺源县萧家庄。华光在云头看萧家人自言自语，说安人怀胎二十个月，未见分娩。华光在云头自思：“不若就投此处脱胎去吧，”三更时分，便入萧安人寝所。五通共化成一网白米，滚入安人胎中。

安人醒来，便觉腹痛，叫醒萧长者，萧长者起来，即备香烛当天祷告，乞早降生一男子，接续香烟。祷毕，侍女出报长者曰：“安人分娩了。”长者问曰：“是男是女？”侍女曰：“不是男女，乃是一个牛肚样。”长者大惊，自入看时，果是一个牛头肚样。长者大怒，便令家童：“扛出去，丢在河内，勿与外人知之，被人耻笑。”一个家童领命，即把那牛肚抬去河边，丢在河内。那牛肚一滚上岸，家童大惊。又丢去河内，那牛肚又一滚上来。如此数次，众家童惊得慌忙回报长者说。“那牛肚丢下水去，又滚上来，如此数次，无奈他何？”长者曰：“如此可埋地里。依然抬转，埋去后门也罢了，不可令人晓得。”说罢，家童即去抬回家来，长者闷闷不悦。

却说火炎王光佛变作一僧，入萧长者家去化缘，长者在堂上，和尚向长者跟前合掌打个问讯。长者回礼曰：“长老光临，有何见谕？”和尚曰：“特来化缘。”长者曰：“我有事干，约你明日来也罢。”和尚曰：“长者平日是好善的人，贫僧今日来到贵府化缘，为何见推？”长者曰：“非老夫往日好善，今日见推不舍，我不说你不知。老夫平日斋戒好施，年至四十无儿，今年幸得房下有孕，怀胎二十个月，今日分娩，老夫不胜之喜，看时却是一牛肚样，老夫命家童抬去河边，丢在河内。家童丢下去，滚起来，丢下去，又滚起来，家童无奈他何，就回报于我，我恐外人知之，叫家童依然抬回家来，待夜间埋在后门。有此物件于心，故许长老说明日来。不然我就舍，岂有见却。”和尚听罢，即贺喜曰：“此物不叫牛肚样，乃一肉球。”长者曰：“果是肉球，要他何用？”和尚曰：“长者年四十无子，今日连有五位贵子。”长者曰：“一个不见，哪有五个在何处？”和尚曰：“此肉球内有五个孩子。”长者不信。和尚曰：“你若不信，我即将戒刀剖开你看。”和尚说罢，即将肉球剖开，里面果有五个孩子。长者大惊。和尚曰：“不必惊恐，乃是五尊菩萨，他

日成功上天，长者定然有份。此报长者布施之念。”如此，长者大悦。和尚曰：“今日乃是九月念八日，是他兄弟五人生辰，我不免就代五位令郎，各取一名。”长者曰：“如此多感盛情。”

于是和尚即代大的取名叫做萧显聪，次名显明，三名显正，四名显志，五名显德。取名毕，曰：“五位贤郎脏腑凡人不同。”长者曰：“有何不同？”和尚曰：“凡人脏腑是皮肉的，令郎脏腑各有一样，内乃是金轮脏、银轮脏、铜轮脏、铁轮脏、华光脏，有此辨别。”长者曰：“今日生他下来，他要如何？”长老曰：“三日便能言语，长成日，必有四位拜辞先去修行，有一位常在家，要随他而行。”长者听罢大悦，留和尚用午膳。和尚曰：“贫僧有一事要速去，不敢相扰，容日再拜。”长者即送和尚分别而去。萧长者即同五个孩儿，入寝室去见母。母曰：“你五兄弟作一胞胎，我又生一个女儿。”华光曰：“只有我兄弟五人，何又有妹子？”母曰：“你若不信，现在后壁。”那女子即出相见。华光忖曰：“必是前那朵琼花又来投胎。”禀母曰：“妹子取名叫做琼娘。”母曰：“可。”长者曰：“今日有你兄妹六人，可同出堂开筵作乐，以会诸亲。”四个儿子禀母曰：“华光同妹子在此伏侍父母，不才四人先辞父母，要去修行，候功行缘满，迎请老母同往西方见佛。”父母曰：“既如此，我亦不留。你兄弟可要孝顺，免我挂念。”嘱罢，四子即辞父母而去。只有华光同妹子在家看待父母。长者不胜之喜，请客排宴不题。却说吉芝陀圣母，自从生下华光兄妹六人，比从前更厉害十分，整日在萧家庄吃人。但有田户来往完租并各项来往的，三吃五吃，吃时俱选后生精壮者。每日如此，有一日，龙瑞王正驾祥云，要朝山恭礼法主，在云头看见吉芝陀圣母在萧家庄吃人，怒曰：“这孽畜居心不改，今又在凡间萧家庄吃人，万民受害。今我不免变作一个方僧，在他家去化缘，那孽畜必然要起心吃我，那时便变出本相，就把那孽畜拿去，打入酆都，除却这害，有何不可。”说罢，离下云端，即变做一个方僧，行了一里，入了萧家庄，敲动木鱼叫化缘。门上看门家童报入后堂，后堂萧安人正坐之时，家童回禀曰：“门首有一个和尚，来问我家化缘。”安人心中大喜，便思量把那和尚来吃。即吩咐家童，可请那和尚进来。家童领命，出来与和尚说知。和尚即同家童入见安人。近前深深打了个问讯。安人回礼毕，即叫家童去排斋筵，不题。家童去了，那安人侧身一睹，见那和尚一表人物，便要动手吃那和尚。和尚见安人起不良之心，即便显起神通，变出本相，走向前一把扯住。那安人回避不及，就被那和尚捉上云端，解入酆都去。瑞王显出神通，用遮镜遮了千里眼，与他看不见千里事，又用铁宝丸二个塞住顺风耳，不能听千里之事。龙瑞王安排定了，依然回转禅坛不题。

却说家童备斋出来，不见安人，又不見和尚。当日长者不在家，有琼娘出

问其事。家童将化缘事说了一遍。琼娘自思，想必是和尚拿去。便大哭要出门行路，跟寻母亲。沿途而哭，不见母亲。左冲右撞，叫苦连天，哭哭啼啼，若慈鸟失母之状，令人闻之惨然。来到一处，乃是西乡村。张一郎派到今年乃是个社头，又有一名李进为社长，二人乃是个会首。此处有一乌龙大王，递年要办童男童女祭赛，方才村中一年无事，若无童男童女祭赛，一年不得平静，自然起瘟出瘴。若办那童男童女去祭之时，烧了纸，祭主走开，那乌龙大王自出，受那童男童女去。二人派着是会首，没得一个人去，怎生是好。正说之间，忽见一女子哭哭啼啼而来，高声叫苦，要寻母亲。二社长一见，便起杀人心，口中不说，心中思量，便问曰：“你母是那一家出身的？”女儿曰：“我母乃姓范，我自幼未出闺庭，不知外婆家住在何处。我母亲因今早见一和尚来我家化缘，我母亲叫备斋，家童备斋来前，那和尚将我母拿出门外，我即赶出跟随，并不见踪迹。敢问列位长官见否？”一社长曰：“你姓什名谁？”琼娘曰：“奴家乃是前村萧家庄萧长者女儿，名唤琼娘。”二社长又问曰：“你令尊到何处去？”琼娘曰：“爹爹出门尚未回庄。”二人即附耳商议，诈言曰：“你若是前村萧永富长者令爱，你那是我外孙女。不敢相瞒，我是你外公；那一个是我弟郎，你该叫他叔翁。你如今不必啼哭，你母被那贼秃拿到此过，不想刚刚被我两兄弟撞见，那贼秃被我二人打走去了，你娘救得在我家里，你既是我外孙女，我即同你会见你母。”琼娘不知二人是假，只说是真，听二人哄，便随二人而行。二人领到家中，囚在空房内。二人大喜，商议停当：“你得一童女了，如今再去寻一个童男，社日好祭。”二人商议不题，琼娘被二社长哄至家来，囚在屋内，心中思想，不见母亲，又自不得回家，终日放声大哭不题。

却说华光在半空中，打听天曹消息，驾云欲回，忽然听见号哭之声。立住云脚，细听却好似妹子哭声，惊慌下来一看，果是妹子琼娘。近前问妹子曰：“你因何到此？”琼娘曰：“哥哥正不得你回来。母亲因前日有一和尚到俺家化缘，母亲被他拿出门来。一时间只顾寻母，慌慌忙忙，步走错路，被此处二人，将我哄到此间，囚禁在此，不知何意。哥哥可救我回家，去寻母亲！”华光听罢，言曰：“我且先送你回去，待我变做你，看那二人回来，如何生意，然后再去寻母亲。”华光驾祥云，送琼娘回家。自摇身一变，变作琼娘。那二社长回来，心中忧闷，言曰：“童女已有了，没有一个童男，明日又是社了，怎生是好？”李进曰：“童男何处讨得？你又没儿子，我又没儿子，没奈何，明日只得将那童女拿去庙中，与那乌龙大王。可对他说，我二人若有儿子，我自拿一个来凑，我二人又没儿子，止有童女，望大王可怜，看他容否。若不容，再作计议。”张一郎曰：“说得是。明日即备香纸灯烛，取出童女

，到乌龙庙中祭赛。”华光听见自想曰：“我正不知囚我妹子为何，原来有此种事。我不免与他押到庙中，看那乌龙大王将我如何。若有反意，我却除了那妖怪，然后去寻母亲。”

那二社长次日果将华光拖出缚了，押到庙中祝罢，退出庙门外，各自散去。忽然起一阵怪风，闪出一汉子，头似大桶，口若血盆，齿如钉耙，伸出手来，欲把华光来吃。被华光现出本相，取下降魔枪便刺，那乌龙大王见了那枪，不能走脱，伏倒在地，被华光捉住。乌龙大王叫天王救命，华光曰：“你若要我饶命，你可改邪归正，你可要吃我个丸子。”乌龙大王曰：“情愿吃天王丸子，归须天王。”华光听罢，即取出火丹一枚，化作丸子，付与他吃了。华光道：“你方才吃我的丸子，乃是我火丹子，你久后若有了反意，那火丹便从你肚里烧起来。”乌龙曰：“再不敢反了。”华光嘱曰：“你今即顺了我，你今夜可托梦村中人，要从此不用童男童女祭赛，止用三牲酒醴。可立我神像，你可在此受享祭祀，看守香火，我离此去寻母亲，”华光嘱乌龙而去。乌龙大王即托梦不题。

却说华光回转离娄山，问千里眼、顺风耳二人说：“我母被哪个拿去，在那里可见么？”千里眼、顺风耳答曰：“老安人被龙瑞王拿去，不知他用何神通，我看不见拿在哪里。”顺风耳云：“我听不知拿在何处？”华光曰：“你们一个看不见，一个听不见，怎生是好！”千里眼、顺风耳言曰：“龙瑞王拿去必不在别处，定在幽冥。天王若要知老安人下落，除非要假太乙救苦天尊设一道场，讲经说法，聚集各方孤魂等众诸般野鬼来听经卷。天王即时审问，必知端的。如其不然，难知下落。”华光听罢，次日即于华光寺中，口念真言，变作天尊，设立道场，讲经说法。三界孤魂诸鬼，无有不到。华光当日乃是佛家弟子，亦知经卷一二，将经讲罢，问众鬼曰：“萧家庄有一萧太婆安人，汝等可见否？”众言未见，华光自思，若龙瑞王拿去，必不到此，只得吃斋散毕。众鬼散去不题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卷三

众臣奏捉华光

却说玉帝升殿，众臣闻华光在中界，假太乙天尊说法，疑必有反乱之心。众臣出班奏曰：“今有华光，自从闹天宫走下中界投胎，原心不改，又假太乙救苦天尊说法，必有反乱之心。乞陛下早差天兵下凡，收捉华光，押上天曹，免得在中界作乱，万民不安。”玉帝闻奏大怒，便差人部元帅宋无忌入朝，带领天兵三万，火速前往中界收捉华光。宋无忌得旨，即出南天宝德关，点齐天兵，杀至中界。自思曰：“华光神通广大，难以收获，不若变作一客人，将我火车化作风车，着手下推离娄山洞中去，看他知道不知道。若然不知，进入洞中

变出本相，就在洞中捉住华光，省得张弓执箭，岂不美哉？”说罢，即变作客商，坐在车中，着手下推向离娄山来。

却言华光正在离娄山中闲坐，挪开天眼一看，大惊曰：“千里眼、顺风耳你二人可听见么？”二人曰：“禀大王，我二人听见玉帝令差宋无忌，押兵前来，今变作客商，将火车推入我们洞中来，可于中取事。大王可速作计较。”华光曰：“他今变作客商推车到此，我便变作人家一个少年女子，去半路撞他。待他问我之时，只说我要回娘家去，到此脚痛走不得，啼啼哭哭，倘若他把那火车与我坐，我便坐来，可不好也。此叫做将计就计。”二鬼曰：“好计，好计。”华光言罢，即变作一个妇人，在半路啼哭。宋无忌变作客商，正推车过来，未料与华光变那女人相撞。宋无忌只顾前走，那女人将宋无忌车儿扭住，啼啼哭哭，叫客官救命。无忌曰：“你是何家女子，在此处啼哭，扭住我车？”女子曰：“客官，奴家乃是前村女子，去外婆家，欲回去，脚痛走不得路，以此啼哭。求客官看我可怜，将你那车儿与奴家坐坐。奴家到得前村，奴的爹娘当重谢你。”无忌一想：“此地哪有女子，他莫非就是华光？若是那贼，将计就计，将此车与他坐，他不知我这车是个火车，待他坐上，我便念出咒来，火焰大发，即将他烧死，省得费力，可不美哉？”思罢，即对那女子曰：“我借与坐，到家可要作速下来，与我好赶路程。”那女子曰：“若得回家，自当相谢。”

宋无忌见那女子上了车，忽念动咒语，立刻火焰大作。华光在车中天眼一见，即现出本相，笑曰：“我乃火之精，你那焉能烧我？”显出神通，将火车坐入洞中，无忌惊慌，赶至洞前，洞门闭上。无忌大骂。华光藏起火车，出洞与无忌交战。无忌曰：“你在中界作乱，假天尊说法，玉帝大怒，命我擒你，今你尚敢变作女子，坐吾火车？好好受缚便罢，半声不肯，少刻间有命难逃。”华光曰：“反天宫为邓化所逼，假天尊为寻母亲。烦元帅回兵，转达天听。加若不容，华光出于无奈。”无忌曰：“你反天宫为邓化所逼，假天尊又是寻你母亲，当日谁叫你夺琼花打太子？”华光曰：“就打太子于你何干！”无忌怒曰：“吾奉天命，你这贼敢犯天么？”拿起手中枪，向华光便刺。华光举枪相迎。无忌招动天兵杀来，华光一见，丢起三角金砖，打得天兵头破脑裂，大败而回天曹。华光杀退天兵，终日思计，恐天曹再有兵来。

却说宋无忌带了残兵，回转天曹，奏玉帝曰：“臣领天兵下中界捉华光，不思华光变作妇人，在界路悲哭，将臣火车坐去。臣与华光大战，华光见战臣不过，丢起三角金砖，打退天兵，臣大败逃回，华光实有反意，更兼神通广大，乞陛下早作定夺，免生后患。”玉帝闻奏大怒，问左右群臣：“今有华光作反，谁可领兵代孤前去捉拿华光？”火部中卯日官邓化出班奏曰：“臣保一

人，乃是火部百加圣母，其人有五百只火鸦，若要用时，即能成队听令，此人神通广大，方可去得。”玉帝准奏，即宣百加圣母到殿。玉帝即赐御酒三杯，金花两朵，曰：“卿火速领兵前去。”百加圣母谢恩出朝，带领手下五百火鸦兵。百加圣母有一子名叫火■公子，同领火兵，杀下中界，旗旌闪闪，刀枪耀日，喊杀连天。杀至离娄山，围了山洞。吓丧三军胆，惊倒洞中王。

华光正坐之间，小兵忽报天曹玉帝，因无忌败回，又差了百加圣母，带领五百火鸦兵杀下中界面来，口出不逊之言，声声要捉大王，解回天曹。华光闻言大怒，即领本部上马，杀出离娄山。正见火■公子，二人通了姓名，两下交战。火■公子挥动火鸦，从半空中飞来，各自争先，将华光杀得大败，走回洞中。火■公子收兵不表。

且说华光败回洞中，闷闷而坐，欲思一计，收了五百火鸦，方好退得天兵。思了半日，无计可施，自思不若如此如此，方可收得火鸦，退得天兵。即唤出火漂将来，吩咐曰：“吾来日再与火■公子交战，他必然又驱动火鸦杀来。吾指个化身，与他战，引他赶我。我真身藏于半空中，待他驱出火鸦赶来，我便取出火丹，念动咒语，化作豆子撒下地来。那些火鸦必定争食。待它吃了，等它飞起，便变作一个大梭婆树，它必然飞来栖身。你便把你的火漂法宝祭出，将那些火鸦尽行装住，带来见我，”吩咐了，火漂将领计而去。

华光次日大开洞门，又和火■公子交战。火■公子用刀一招，那些火鸦又自半空中飞来，各自争先抢啄华光。华光一见，指出一个化身，与那火鸦赶来。真身腾上半空，念上咒语，取出火丹，千变万化，撒下地来，果然那群火鸦，见了豆子，无心赶那假华光，相争而食。吃毕。见前面有一大树，众火鸦一齐飞起，飞向那树上去栖身，穿翅而鸣。火漂将即取出火妆，打开妆盖，念动咒语，将那些火鸦尽行装了，现出本相，回见华光，将捉火鸦事说了一遍。华光大喜，即吩咐千里眼、顺风耳，于四面张开罗网，叫火漂将打开妆盖，放出火鸦。火鸦便欲飞走，见四面俱是罗网，不能走脱，只得悲声相顾而鸣。华光曰：“你等方才吃的豆子，乃是我的火丹；栖的树，乃是我手下火漂将变的。如今你们被我火漂将拿住，肯降我否？若不降我，我便叫那火丹在你们肚中烧将起来，把你们烧死；若肯降我，可将头点三点，哀鸣三声。”说完，众火鸦齐声哀鸣，头点三点。华光大悦曰：“你等既有真心降我，你们仍然回到火■公子母子寨中，若是看见他母子，可一齐将他啄死，是你等之功，回来重重赏汝。”火鸦领命。一齐飞起回至本部。

百加圣母母子见火鸦回来，心中大喜。哪知这些火鸦回来，一见圣母母子，一齐上前将百加母子啄得没处走，只得驾一朵祥云败回天曹。火鸦啄走百加圣母母子，飞回来见华光。华光重赏火鸦。此回又收了火鸦五百只，心中大喜

。收了得胜之兵回洞，重赏三军不表。

却说百加圣母母子被华光收去火鸦，反被火鸦啄走，回转天曹，奏说华光神通。玉帝闻奏大怒，即向众臣曰：“华光那贼，如此神通，难以拿获，中界何日得安。不若尽起天曹之兵捉住此贼，以消朕恨。”众臣奏曰：“陛下不可轻动，此人原是灵山寺如来面前一盏灯的灯花，堆积日久，后来如来念动真言，咒成华光。华光乃佛家弟子，故此神通广大，若要收此人，除非请得如来到中界，方可收得此人，其余之人仍不是华光对手。”玉帝闻奏，即命金枪太子去灵山，请如来到殿。

如来相见毕，玉帝曰：“朕自立位以来，掌管三界大千。今华光那贼打朕太子，反了卯日宫，走下中界，假天尊说法。朕兴兵二次，欲除此害，不想那贼神通广大，坐去火车，败了卯日宫邓化、宋无忌。今者又收去火鸦，杀败百加圣母。母子走回天曹。朕尽起上界天兵，御驾亲征。众臣奏言是如来弟子，故请你到此，乞作良图，勿生后患。”如来曰：“华光果是贫僧的弟子。只因前者烧死独火鬼，贫僧本欲贬去阴山受罪，后因观世音保他，贫僧才赐他一对天眼，加他五通，送到马耳山投胎。因盗三宫大帝金枪，放走二妖，被三宫大帝用九曲珠镇住，将他三魂七魄散在半空，无栖无止，后遇妙乐天尊将华光三魂六魄收了，送至炎玄天王处投胎，长成跟妙乐天尊为师。后得天尊金刀，炼成三角金砖，蒙陛下下令下往中界收风火二判官有功，陛下封他为火部元帅。不想因闹琼花，得罪于陛下。陛下贬去卯日宫待罪。不想卯日官邓化与他有宿仇，每每计较于他。华光思无了日，只得反下中界。华光自下中界，亦不敢有反意，因陛下听信众言，令太子招兵捉华光。华光上天看母，得遇上天，下中界，因火炎王光佛说陛下又要兴兵捉他，华光投光佛指教，火炎王光佛说华光莫若去更生投胎，方免此难，华光依命，将贫僧当日赐他的五通一同带去，作一胞胎投胎，不想华光走至一处，乃是南京徽州府婺源县，有一个萧长者，名唤萧永官，其妻范氏太婆。因长者年已四十无子，那范氏太婆，每夜在后花园烧香，叩求子息。不想被那妖怪，名唤吉芝陀圣母，在云头看见，变作一个火灯蛾，将灯扑灭，把范氏吃了，就变成范氏，迷了萧长者。身怀有孕，二十个月未得分娩，家人唧唧啾啾声入云端，而华光正欲投胎，走到那里，闻此消息，不知是吉芝陀圣母，只道是范氏太婆，投入腹中，生下华光兄弟五人。那吉芝陀圣母原性不改，终日在萧家庄吃人。忽一日龙瑞王在云头看见，即变了一僧，将吉芝陀圣母捉去。华光因寻母亲不见，出于无奈，只得假天尊说法，欲聚众鬼，以问消息，非有反意。陛下可高枕无忧，决无反情。再华光虽在中界，亦有功于陛下。玉帝曰：“有何功劳？”如来曰：“他自下中界，见离娄二鬼、火漂将、乌龙大王俱是吃人之怪，华光今俱收伏，此亦可为功矣，望

陛下着一臣，赍旨一道，前往中界，赦华光前罪，可封他一职，永无别患。

”玉帝闻言，龙颜大悦，曰：“非如来说明，朕只疑华光有反意。今得如来说明，朕即令人赍旨前往中界。”当下如来别了玉帝，驾云回转西天，玉帝即宣东方木德星君李茂到殿，着令赍旨前往中界。众臣退朝，李茂领旨出朝，即下中界不题。话分两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华光占清凉山

却说华光虽然杀退天兵，不见母亲，心中闷闷不悦，正欲去与龙瑞王作对。取讨母亲，忽报天曹有使命，赍玉旨到。华光出迎至洞内，使命宣读五旨云：“朕闻卿往中界，众臣表奏云，卿有反意，致朕生疑，差将捉卿。今得如来说明，云卿自至中界，曾收五鬼，为人民除害，亦有功于朕，朕今释然，赦卿前罪，仍授前职，暂坐中界，以受香火，候朕取用，复回天曹立功。叩头谢恩。”华光谢恩毕，设席款待天使，分别而散。华光大喜，对手下众将曰：“今日虽得天封，奈我母亲尚不知下落，怎生是好？”千里眼曰：“若要寻老安人，当日是龙瑞王拿去，除非去与龙瑞王作对，方可寻得。”华光听罢，吩咐了手下看守洞府，即驾一朵祥云，去到问山左屋，直入坛中。龙瑞王在坛中打坐，忽见华光至。龙瑞王知华光来寻他母亲下落，正欲起身答话，华光向前便骂曰：“你这贼秃，我母与你何冤仇，将我母拿去，今在哪里？好好还我便罢，若有半个不字，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龙瑞王曰：“华光你好没分晓，谁捉你的母亲？我捉的是吉芝陀圣母，是个妖怪，你为何赖我？”华光曰：“她正是我母亲。”龙瑞王曰：“你这样一个人去认一个妖怪做母亲？”华光大怒曰：“不把我母亲还我，反出言相伤，言语不多，痛如刀割。”手持三角金砖，将龙瑞王便打。龙瑞王见金砖一起，便驾一朵祥云走往清凉山去了。华光挪开天眼一看，见龙瑞王走入清凉山，便赶了去。却言龙瑞王走入清凉山，那文殊、普贤二人正坐之间，忽见龙瑞王到，三人相见毕。二人问曰：“老师来此，有何见谕！”龙瑞王便将华光寻母赶他之事，说了一遍。文殊、普贤二人曰：“既是如此，可将我青骢狮子与你骑。可从后门去到释迦如来处，方免此祸。”龙瑞王拜谢，即跨上青骢狮子，从后门而去。文殊、普贤二人议曰：“龙瑞王人情做了，华光来到，怎生退他？”文殊曰：“倘若华光来时，即是我与你一个装聋，一个作哑，故意将他缠了，让龙瑞王走见如来便了。”普贤曰：“言之有理。”

二人说罢，华光赶至，与二人相见毕，华光曰：“敢问二位，可见龙瑞王否？”二人装聋作哑，故意曰：“且请坐，吃杯茶。”华光吃了茶，又问见龙瑞王否？二人曰：“不见来。”华光曰：“你方才说见，如今又说没有见，何也？”普贤曰：“我有些聋，故不曾听明白，以致乱答天王。”华光心中大怒

，挪开天眼一看，见龙瑞王骑了青骢狮子，从后门走往西方如来处去了。便曰：“你二人一个装聋，一个作哑，道三说两，把茶与我吃，好叫他好走，致我赶下上他。这等可恶！我且去捉龙瑞王回来，决不放过你二人。”言罢，便去赶龙瑞王，文殊、普贤被华光说得无言可答。不题。

却说龙瑞王得了文殊、普贤之救，将青骢狮子骑走，走到灵山，参见了世尊，如来曰：“弟子到此为何？”龙瑞王将因捉了吉芝陀圣母，被华光追赶之事。说了一遍。世尊曰：“既是如此不妨，你躲到我莲花座后便了，”龙瑞王即躲到莲花座后去。不一刻，华光赶至，即参见如来。如来问曰：“你到此何事？”华光曰：“因龙瑞王将我母亲捉去，我来向他讨取。将他追赶到师父这里来，师父见否？”如来曰：“并未有人至此。”华光闻未到此，即张开天眼一看，看见龙瑞王躲在莲花座后。华光便曰：“师父好偏向，通是你的弟子。为何瞒我？分明见他躲在莲花座后，好好出来便罢。”如来听了此言，便念动真言，用手一指，只见满寺多是龙瑞王，华光想：“师父用神通，如今满寺多是龙瑞王，我难辨真假，不免再睁开天眼一看。”又见那真的还在如来莲花座后。华光喝曰：“你这贼秃，在师父座后躲不过，快出来把我母亲还我。”如来曰：“如何骂我，你这畜生的天眼是我赐的，竟敢在我面前舞弄！”不免念动咒语，用手一招，把天眼招转，看你还见否？华光彼如来将天眼招去，不识真龙瑞王，心中大怒，向如来取天眼。如来曰：“赐你之宝，便敢侮师，今不给你天眼，待你来皈依佛道，方可还你。”华光听罢大怒，取出三角金砖丢起，向如来脑前便打，如来一见用手一招，将金砖收去，贴在胸前，燃成一个“万”字，藏起肉内。如来大怒，即呼将华光拿下。如来念动咒语，华光四肢不能动。连叫：“师父救命，我为母亲，今日将我这等受罪，师父枉为出家之人。”如来笑曰：“你这畜生好一张利口，始逞你天眼，又用金砖，如今被我捉住，反来说我。我不比你见识。你既云为你母，乃是孝子，龙瑞王捉你母亲，亦是为民除害。你今不可与龙瑞王作对，放你前去，救了母亲，便要来皈依佛道。”华光曰：“师父将我天眼招去，又将我三角金砖收住，弟子今无法宝，安能去救得母亲。”如来曰：“金砖还你，天眼要等你来皈依佛道，方可还你。”华光曰：“弟子若救得母亲出来，就来伏侍师父。”如来曰：“救得母亲，你若不来如何？”华光乃当天发下誓愿曰，“华光若寻得母亲，不来皈依佛道，随侍师父，华光六根不得齐全。”如来嘱曰：“你去勿得另生异端，只去寻母便了。”华光唯唯应诺。如来用手将胸前一挪，取出金砖，成个“万”字样，如来念动真言，依然咒成金砖，交付华光。后来如来胸前有个“万”字形，是因此而有。华光得了金砖，没了天眼，心中抱恨而退，如来叫龙瑞王出来，分付曰：“华光如今没了无眼，看你不见了，你且勿回左坛，可在此

听经说法。，龙瑞王拜谢不题。

却说华光被如来收去天眼，心中痛恨，因自思曰：“多是文殊、普贤这两个匹夫，一个装聋，一个作哑，将茶顿住我，才赶不着，被龙瑞王走到灵山，恼了师父，被师父收去天眼，此仇安得不报，我不免变作观世音，前去把清凉山文殊院毁了，以报前仇。”言罢，念动咒语，摇身一变，变作观音佛母，入了清凉山。文殊、普贤二人正坐之间，忽报观音佛母至。文殊、普贤接入参拜礼毕，假观音言曰：“今有华光，因你二人前日救了龙瑞王，今要来赶你文殊院。”文殊、普贤曰：“若那贼来，怎生是好！”言未毕，忽见又有一观音佛母至。文殊、普贤曰：“佛母在这里坐了，外面又有一个佛母来？”假观音曰：“外面来的乃是华光，正要来夺你文殊院，变化来的。你二人可要仔细。”文殊、普贤二人难分真假，只得出去迎接人院，二人相见。假观音言曰：“你要来夺我弟子文殊院是么？”真佛母言曰：“华光，你这畜生好大胆，我预先就知你要来夺我弟子的文殊院，我慧眼一见，才到这里。你今竟敢假我之相，好好退去便罢。你若原心不改，叫你一时间有口难言。”假观音亦照此说了一遍，两个俱说，自真自实，再不好分别。真观音曰：“你既言你是真的，敢与我斗宝么？”假的答曰：“有何不敢！”真观音言罢，即现出千手千眼。华光见了，将五百个火丹念动咒语，亦变成千眼千手。排列两旁。观音佛母又唤出白鹦哥一只，立在旁边，华光也念咒唤出一只火鸦，变了一只白鹦哥，亦立在旁边。佛母又现出葡萄岩一座。华光亦取出金砖变成葡萄岩。

观音佛母笑曰：“我要捉你何难之有，你变千眼千手乃是火丹，变鹦哥者乃是火鸦，变葡萄岩者乃是金砖，竟敢来幻我？”华光亦照此言。佛母曰：“你这畜生好大胆，我乃大慈大悲不计较你。今既如此，敢同我去到南天宝德关么？”华光也言同去。二人便驾起祥云，同上了半天。假的恐怕关上有照妖镜照出本相。便逃走了，佛母仍回至清凉山，来见文殊、普贤二人曰：“我要引他上南天宝德关，将钵盂丢起装住他，给天兵拿去。不想这贼不敢去，现出本相逃走了。我今回来，你二人可谨守此山，不要被那贼赶了。”嘱罢，驾了祥云，回转南海不言。

且说华光现出本相，走转清凉山，大骂文殊、普贤曰：“好好退去，把清凉山与我便罢，若言不肯，我就放一把火烧掉了你的。”叫骂不绝。文殊、普贤商议曰：“若是与他交战，奈他神通广大，战不过他。欲待闭门守之，又怕那匹夫真个烧了此院，怎生是好？若去南海投佛母，他又是个慈悲之人，不若与你由后门走出去，驾云上了天曹，奏知玉帝，说他又占我等清凉山，待玉帝兴兵来捉他，却不是好也！”二人商议妥了。即出后门驾祥而去。华光骂了半日，并不见一人出来。华光大怒，手提主枪，直杀入文殊院。只见院内并无一

人。不知二人去向。华光自思这必是他们去奏玉帝。我当准备有兵来。不言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哪吒行兵收华光

却说玉帝升殿，众百官朝罢，传表官奏曰：“中界文殊、普贤二人有表奏。”玉帝宣进。文殊、普贤二人奏言：“华光在中界，原性不改，杀到臣山中，占住文殊院，又欲谋反，乞陛下早作良图，免生后患。”玉帝见表大怒，与众臣计议曰：“今有文殊、普贤二人入奏云‘华光在中界作乱，占了清凉山。’朕欲兴兵去捉他，卿等言谁可领兵？”班部中文曲星余珂出班奏曰：“臣保一人，乃是昆沙宫天王李靖之子，名叫哪吒，此人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。有一绣球，内有十六个头目，带领五千瘟阵鬼兵助战，无有不胜。”玉帝闻奏大悦，即宣哪吒到殿，封为定远征寇大元帅，赏金花二朵，御酒三杯，当殿挂彩出朝。

哪吒即点了本部人马，杀下南天主德关，望离娄山杀来，立了寨营，令人打战书入洞，便问谁敢出马。有前部先锋独角逆鳞龙，应曰：“某愿当先。”哪吒即着逆鳞龙挑战。那逆鳞龙怎生打扮？只见他头顶独角，眼若金铃，露牙一似猛虎欲食，伸爪犹如狼取人心。逆鳞一动，满地飞沙；立直脚，身向半天。横枪立马，耀武扬威，在洞前大骂。华光见了战书，心中大怒，出与逆鳞龙大战，至五十多合，不分胜败，华光诈败，逆鳞龙赶来，华光取出三角金砖丢起。独角逆鳞龙不知防备，被华光金砖打在一个角上，鲜血直流。逆鳞龙大败，走回本寨，见哪吒言华光神通。

哪吒即时自己出马，与华光大战。哪吒出阵怎生打扮？只见他头戴红花紫金圈，身披八宝绣盔甲，脚穿绿线皂皮尖底靴，左带花花绣球，右挂九节铜鞭，手持长枪，身骑红鬃战马，高喝曰：“华光受缚！”华光出洞曰：“元帅尚不知我的心情么，统兵到中界来逼某何也？”哪吒曰：“你乃佛家弟子。前者世尊亦曾于上帝前替你讲情，释你前过，玉帝乃赦汝前罪，今何原性不改，又在中界作乱。我今天兵到此，尚敢出战！你早早下马受缚便罢，半言不肯，少刻一命难逃！”华光曰：“某本无此心，玉帝苦逼我反，也没奈何？”言讫便与哪吒大战。自辰至酉，不分胜败。二人罢战，明日又战了一日，又不分胜负。华光曰：“战不为稀罕，明日与你斗法。”哪吒曰：“明日便斗法。”二人各散。

来日五鼓微明，二人出阵，华光丢起金砖，哪吒撒起花花绣球；华光又丢起风火轮，哪吒也撒起红花紫金圈。华光放出火鸦，哪吒亦放出五百鬼兵对住。又是一日，不分胜负，各自收法。哪吒坐在寨中，有八角头陀曰：“小将出马，定胜华光。”哪吒即使他出马，与华光交战，被华光丢起金砖，打落头上

角，鲜血淋漓，大败回来，入绣球中养病。又有九天十八角同波罗龙要出马。哪吒曰：“前八角头陀败回，你去有何神通？”罗龙将曰：“小将此去与他厮杀，显出神通，将他引入水中淹死那贼。”哪吒大悦，罗龙出马，与华光相战，果将华光缠入水里去。岂知那华光在水中，显出神通，就在水中与罗龙将大战。罗龙将哪比华光手段，被华光杀得大败而走。哪吒大怒，欲自出马。又有和合二神曰：“不须本官出马，某二人愿往。”哪吒曰：“你二人有何神通？”二人曰：“某二人一个有如意，念动咒语能把华光招来，我弟用宝珠果盒装住来见本官。”哪吒又吩咐须要小心。二人出马，与华光交战。华光丢起金砖，被如意招往果盒中去了；又丢起火丹，也被招去装入，华光心慌，又丢起风火二轮，以及火鸦，俱被招去装了，华光用金枪挑来，亦被招去装了。和合二神大喜，正欲装去见哪吒，忽然小军向前问曰：“华光贼被你二人装了。”二人曰：“是我装了。”说未完，当时华光被装之际，如醉如痴，听小军说了名字，华光在盒中翻起来，自言曰：“我只道睡在床上，原来被此贼装在此。若非小军叫我名字，我险被他装去。”即时在盒中显出神通，欲杀出来，不能脱身，便取出火丹，烧一个洞，看得见外面了，大叫一声，杀将出来。杀得和合二神大败而回，见了哪吒。

哪吒大怒，又欲自己出马。又有一个名叫霹雳鬼大仙者，禀曰：“小将愿出马，若捉不得华光，决不回兵。”哪吒曰：“看你有何神通？”霹雳大仙曰，“小将能驱得五方蛮雷打人，他若与我战，我便打杀那贼。”哪吒曰：“可要用心。”霹雳大仙便去与华光交战，战到中间，霹雳大仙诈败，华光赶来。霹雳大仙念动咒语，驱动五方蛮雷，将华光打来。华光大败而回。霹雳大仙回见哪吒，哪吒大喜，赏了大仙，却说华光败回洞中，自思曰：“那贼有些神通，用何计破之？”正言之间，有火漂将上曰：“来日天王与他交战，可指一个化身与他打。天王真身可藏在半空，待雷一过，天王将金砖丢将下去打走蛮雷，乘势杀去，岂不好也。”华光大悦。来日出战，哪吒又令霹雳大仙出阵，大仙仍然驱动蛮雷打来，被华光指一个化身与他打，真身藏于空中，将金砖丢将下来，打得那蛮雷没处走。霹雳大仙大败走回见哪吒。哪吒唤吞世界鬼曰：“你能吞尽世界，何不出战，将华光吞来？”吞世界鬼曰：“本官不说，我亦有此志。小将前去，定要将那贼吞来见本官。”哪吒曰：“须要小心。”吞世界鬼领命，即到阵前与华光交战。吞世界鬼诈败，即张开口，将华光吞在肚里。正欲来见哪吒，禀说其事，来到寨前，不料见一小军问曰：“华光被你吞来了么？”却说华光被吞，昏昏沉沉，忽听得此言，如醉方醒，便欲翻身出来，不能得够。即将火丹在吞世界鬼肚里烧起来，把吞世界鬼烧倒在地，叫苦连天，华光曰：“好好开口，放我出来便罢；若下开口，就烧死你。”吞世界鬼

只得开口，华光翻身出来，大杀一场，杀得吞世界鬼大败而逃。华光收了得胜之兵回去。不表。

却言吞世界鬼带领败兵，回见哪吒，说了此事。哪吒见华光有如此神通，不能取胜，怎生是好。若得一功，才好收兵。心中正忧闷，手下有一人进言，其人乃是辟瘟使者，言曰：“小将见华光所最利害者，是金砖，此物是当日八景宫天尊的金刀，被华光取来，炼作金砖，今小将何不变化作八景宫金刀童子，去见华光，假说八景宫师父，叫我来问你讨金砖去赴斗宝会，会若完时，再送来给你用。华光闻说师父要金砖赴会，焉有不肯？他若交与我，即便带回见本官，”哪吒大悦，吩咐辟瘟使者，依计而行。辟瘟使者别了本官，去到离娄山，来见华光，说：“师父要去赴斗宝会，叫我来向你讨金砖去赴会，会完就把来与你用。”华光曰：“此时正与哪吒交战要用，但师父讨，安敢不从。若会完了，可火速送来我用，可对师父说，此系紧要之物，不可有误。”嘱罢便将金砖支付假金枪童子，分别而去。千里眼、顺风耳适出哨在外，看见金砖被辟瘟使者骗去，连忙回报，金砖已去远矣。华光悔之不及，闷闷不悦不表。

却说使者骗得金砖，现出本相来见哪吒，哪吒大喜，打起得胜鼓，领兵回转天曹。玉帝升殿。哪吒奏曰：“华光是佛家弟子，神通广大，臣与斗杀，战经一月，不分胜败。今臣夺得华光法宝，名叫三角金砖。”呈上御案。玉帝曰：“卿领兵下中界，虽未收得华光，夺得此宝是卿之功也。”传命将金砖收下御宝库，即赐哪吒金花二朵，挂彩出朝。玉帝又问众官曰：“华光这匹夫，似此难收，当复如何？”众臣奏曰：“臣等闻得此人乃为母亲之故，也是孝道之人，奈其人性情太急，不能容物，因一毫之仇，便欲报之，故得罪于陛下，乞陛下再颁赦书一道，赦他前罪，待他取得母亲，若不改前非，再兴兵除之未晚。”玉帝依奏，即令驾前将军崔通赉旨一道，前到离娄山。华光闻旨接入。使命宣读曰：“朕观卿若有忠孝之心，安肯久为叛逆。

屡发兵讨，卿云为母。朕今始知卿虽为母，然其中亦不该因一小仇，而成大事，卿意若此救母，反能为祸，战何日得休，朕旨一到，卿无得再生异端，苦心寻母，将功折罪。叩头谢恩。”华光谢恩毕款待使臣，迭别而去。华光自言曰：“天兵事今得玉旨，我心宽矣，奈前日被骗去金砖，今无法宝使用，怎生寻得母亲？”忽然泪下，千里眼、顺风耳二人曰：“天王不必烦恼，他人哄我，我哄他人。此去地名有个凤凰山，山中乃是玉环圣母镇守，那里有个金塔，丢起来亦能变化无穷，闻天曹若起斗宝会，玉环圣母常带去赴会，天王可变作天使，去见圣母，若骗得那塔来，炼就金砖，就似先前一般。天王何必忧闷。”华光闻言大喜，摇身一变，变作假天使，即匆匆而去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华光与铁扇公主成亲

却说凤凰山玉环圣母，有一女儿，名唤铁扇公主，年方二八，生得如花似玉，十指尖尖，三寸金莲，唇红齿白。又有一儿子，名叫山成。母子三人在山中正坐之间，忽然小使报曰：“天曹差有天使至。”圣母出迎，入到厅堂坐下，公主回避。茶毕。天使言曰：“今天曹起斗宝会，命下官来造贵山、借金塔一用，即便送还。”圣母曰：“金塔今交与天使持去，若斗宝会完了，务要送来还我，这里应用。此地多有妖怪，若无此塔，难以制之。故需此塔镇压。”天使曰：“借去若斗完，即便送还。”圣母即命山成取出金塔，交付天使，送别去了。却有铁扇公主躲在殿后，听见来人言词，略有惊恐，乃出对母曰：“方才来的天使，儿听他言词似有惊慌，恐不是真天使，莫非是妖怪变来的。不若叫山成赴去看来，省得挂心。”圣母听了此言曰：“我儿见得是。”即令山成去赶，赶到南天宝德关外。山成问守关将曰，“闻天曹起斗宝会，起是没有？”守将即答曰，“天曹并不曾起斗宝会。”又问：“有个天使，拿一个金塔入关，你看见没有？”守将回曰：“也没有使命下来人去。”山成问毕，大哭转去见母、姊，将前事一一说了一遍，即是被人骗去。母子大哭言曰：“倘天曹久后来讨此塔，怎生了得？”山成曰：“烦恼也是枉然。不若我到南海问观世音去，便见明白。”圣母曰：“既如此，我儿可速前去。”

山成拜别了圣母，驾起祥云，直到南海，观音佛母正在葡萄岩上打坐，忽见一朵祥云落下，佛母慧眼一看，原来是凤凰山山成。山成遂上前参拜毕。佛母曰：“你到此何事？”山成曰：“我母有金塔一座，今不知被何妖变了天使，将我母金塔骗去，因不知门路，敬求佛母指引寻找。”观音听罢，挪开慧眼一看，对山成曰：“你母金塔不是别人骗去，乃是离娄山的华光骗去，今把塔炼作一块三角金砖。”山成曰：“他有金砖了，为何又要骗金塔去炼金砖？”佛母曰：“他的金砖被哪吒手下辟瘟使者骗去，因此他手下千里眼告他来转骗你的，”山成听罢，拜辞佛母，回转凤凰山。

圣母正在忧闷。山成回见圣母，告知是华光骗去，炼作金砖之事。圣母曰：“若是华光那匹夫骗去，必是难讨的，怎生是好？”铁扇公主曰，“女儿不才，不怕他什么华光，我有铁扇一把，若与他战，把那贼一扇，扇在九霄云外，跌死他，以消我母子之恨。”圣母闻言大喜，即吩咐点起本山兵马，公主披挂，同山成前行，杀向离娄山来，且言公主怎生打扮，见他头戴金花凤子盔；身穿银鳞锁子甲，手持长枪，左带铁扇，右插尖刀。三寸金莲，穿一对铁嘴小皮靴；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秋波眼，柳叶眉，骑一匹白驯马，来到离娄山喊战，犹如天宫降下一嫦娥，凡间又出一西子。真乃天下无双，人间鲜见。口口声声要取金塔。

华光正坐之间，小军报说凤凰山有一公主，带领兵马前来要取金塔。华光闻言，便欲出战，千里眼、顺风耳禀曰：“天王尚未知一事。”华光曰：“有何事？”二人曰：“圣母此女有一把铁扇，能扇人自会跌死，天王不可出战。”华光曰：“纵有此扇厉害，亦要去一战。”二人又曰：“既天王不信，小将二人不才，愿先代天王一战，请天王在后一看便知。”华光准之，命二人出战。二人战未数合，被公主用扇一扇，将二人扇在九霄云外去。千里眼、顺风耳被扇出去三千里，连忙在半空作法，驾云落地，回转离娄山不题。

却说华光在后见二人被公主一扇，将二人扇去了，心中又慌又怒，手持金枪便刺公主。公主提枪迎战。未数合，公主诈败，取出扇将华光一扇，把华光扇入半空。公主连扇三下，即收兵扎营。自思华光会驾云，跌他不死，不如在此等数日，打听有何动静。

却说华光被扇至半空，心中慌了，连忙作法，驾朵祥云自空而下，自言曰：“好个公主好法宝，被他扇在这里来，不知是何处？”正忧闷间，忽听得前面有钟声响。即唤当地土地，土地出见，华光问曰：“此是何处，有钟声响？”土地曰：“我这里是北方，有钟声处乃是风毒洞。洞中有一位老仙翁，在那里修行，故此有钟声响亮。”华光听了，自思曰：“我何下往风毒洞中，求些斋粮吃，然后回去。”想罢即往风毒洞中，见那老仙正在那里坐禅，忽见华光至，老仙下禅相见礼毕，问曰：“客官到此有何见询？”华光曰：“我非别人，乃上界华光是也，因为骗了凤凰山圣母的金塔，不想他的女孩十分厉害，来向我讨，我不肯还，便与他交战。他有一法宝，名曰铁扇，将我扇到此地，不知何方。我若不连忙回云落下，险些跌死。今遇老仙在此修行，特来求一饱斋，然后回归。”老仙曰：“你就是上界华光元帅。”叫道快取七粒干饭，与华光吃。华光自想：“此道人好可恶！我腹中这等饥，如何将七粒饭与我吃？”华光不吃。老仙曰：“元帅吃不完！”华光微笑自思，且吃下看如何。连吃三四粒，腹中饱了。便送还三粒，曰多了。老仙笑曰：“适才元帅嫌少，为何还退三粒？”华光曰：“某未识珍宝妙处。”老仙笑曰：“恭喜元帅，喜事近矣。”华光曰：“身在难中，有何喜事？”老仙曰：“那铁扇公主，与你有宿世之缘。”华光曰：“老仙错矣，今与他正在交战，是对敌仇人，哪有宿缘可就。”老仙笑曰：“此事不难。我有一药付元帅，名曰镇风丹。”华光曰：“要它何用？”老仙曰：“此丹元帅吃下，来日与他交战，他要扇动你一根头发，也是难的。你若见扇你不动，就将他捉了，怕不成其亲事？”华光大喜，接过镇风丹，吃入腹中，拜别了老仙，驾一朵祥云回转离娄山，与众将相见。

次日黎明，披甲出战。公主曰：“我说这匹夫被我扇去跌死了，为何今日

又来？此回必叫你死了。”华光曰：“我那日驾云去寻人，你怎扇得我去？”公主曰：“你这匹夫，昨日被我扇去，今尚敢说大话。少刻间将你扇去，你又是驾云去寻人了！”华光曰：“我说走去寻手下的，你说是扇去。今日与你赌赛三扇为期，倘若你三扇扇得我一根头发动，我与你拿去，将金塔还你。三扇若扇我一根头发不动，我拿你来作个妻子，金塔亦不还你。”公主曰：“你这无赖匹夫，休得反悔。”华光曰：“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”公主自思：“这匹夫该死，与我赌赛，不消我一扇，扇到九霄云外，必是死的。何用三扇？”公主思罢，提起铁扇向华光一扇，果然一根头发也扇不动。华光叫再扇。公主思曰：“好古怪，为何扇他不动！不如再扇一扇。”公主用尽平生气力，又扇一扇。华光又下动。公主惊慌。华光见二次扇他不动，高声叫曰：“请快扇，我兴已发矣。”公主被促，又扇几扇不动，正欲要走，被华光向前一把拿住，叫声“妻子”，捉回洞中。山成见捉去姊姊，大哭，走回凤凰山，报与圣母不题。话分两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卷四

华光闹蜻蜓观

却说华光天王捉得公主，来到离娄山洞中，点起灯烛，求公主成亲，公主初不肯从，华光将老仙说宿缘事，说了一遍。公主只得相依成亲。朝朝饮酒，夜夜吹歌。忽一日，思想起母亲，两眼泪下。公主见丈夫下泪，上前问其缘故。华光曰：“今虽得公主成了姻眷，奈我母亲被龙瑞王拿去，至今寻觅不见。故欲别贤妻去寻母亲，但恩情未久，不忍分别。欲思缓去，又恐母亲受难日久，心中忧恩，故有此泪。”公主曰：“美貌才郎朱颜少妇，寻母有期，夫妻日久。当去寻母，勿以妻子为念。不去，恐被天下人议论。君今去，妾回母家候郎回，再行相会。”华光曰：“蒙贤妻指教，为夫的只得前去，你可小心。我今去遍游天下，务要寻见母亲才回。”夫妻说罢，华光唤过手下，吩咐看守洞府，便送妻回转凤凰山去，自己离了洞门，变作一个凡人，各方去询问母亲消息。

忽一日，听见前面有一妇人，哭哭啼啼。华光自思曰：“我且前去看是我母亲不是。”华光进前一看，那婆子却不是母亲，便问曰：“你这婆子为甚的行来行去，如此悲哭？”那妇人曰：“我有一子，当日去山上砍柴，卖银度活，供膳老身。不想此去有一观，名叫蜻蜓观，观内有一道士，名叫落石大仙，若有人到他观里去，便要人施舍入他院中。有施舍的便罢，若没有舍他之时，离观不到半山，天昏地暗，飞沙走石，将人害死。老身只有一个儿子，今早出去砍柴，到他庙前过，入庙中去吃水，被那落石大仙看见了，说要问我儿子化缘。我儿子说我贫难，没有施舍他，他就怒将起来，不知作何法，将我儿子

害死了。老身止有此子，今被那贼道害死，叫我怎生过活，老身自思不若去寻一个自尽，故此悲哭。”华光曰：“有此屈事，何不去告他？”婆子曰：“若告得他，多时有人去告了。”华光曰：“为何告不得？”婆子曰：“他是个妖人，有神通的，官府亦奈何他不得，多惧怕他，为何去告得他？”华光听了叹曰：“莫说世间有此屈蜻蜓？”老婆子曰：“你亦不可去寻自尽。”遂取出白银十两给婆子曰：“这个给你拿家去养老，我去到那观中除了这妖道。”婆子曰：“多蒙客官救我老命，客官可千万不要到那院中，恐被他害了。”华光曰：“你可放心回去，我自有的分晓。”婆子叩谢而别。华光即轻身自往蜻蜓观中，直入法堂，见那落石大仙伽坐在禅床上。华光上前施礼，那大仙亦下禅床答礼，落坐茶毕。落石大仙问曰：“客官何州何府？到此有何贵干？”华光曰：“我乃是徽州府婺源县萧家庄萧永富长子，萧一郎是也。久闻全真贵观好景致，特来游玩一会。”道人曰：“既是萧长者家，贫道有失远迎。”即吩咐道童，快办斋筵相待萧大舍。二人叙谈坐未久，斋至，道人即排下斋筵，与华光饮酒。至半酣，华光思曰：“我不免取出金砖，看他道行如何，再作道理。”便假作酒醉，身上取出金砖放在桌上，打一打，又看一看，包起，道人见了，贼心顿起，对华光曰：“大舍今到敝观，望大舍舍些缘在我观中。”华光曰：“言之有理，可取舍施簿过来我题。”道人即取出募缘簿付华光。华光接过簿来，故卖弄笔法，写：“徽州府婺源县萧家庄萧一郎喜舍一”。那道人接过募缘簿一看，言曰：“大舍如何不写舍几多，只写个一字何也，倒要说个明白舍多少？”华光曰：“不消问明白。你待我好，一字上大有变更，变一万也是一字；待我不好，一分也是个一字，一厘一毫一丝一忽也是个一字。”那道人闻言假作笑容曰：“只要大舍将方才取出来的那一块金子，舍我罢了。”华光曰：“这一块金子，是我平生所爱的物，岂可舍了？”道人听罢，收起出家心，放出杀人意，便曰：“大舍肯也要肯，不肯也要肯。”华光曰：“舍在我，为何说出此话？”道人曰：“这个由不得你了。”华光听了大怒，骂曰：“你是什么出家人，就是个强盗了！”就将酒席推倒，走出门外。道士大怒，口中念动咒语，只见飞沙走石，赶着华光就打。华光一见，指个化身与他打，自己却走回观里去，指出三昧真火，放起火来，烧着蜻蜓观。

忽见两个女人走将出来。华光问曰：“你这妇人为何在此观中？”女子曰：“我们都是那道士拿来的。奴家是荆州人，姓陈名叫惜惜。”那一个女子曰：“奴家是四川成都人，姓黄名百娇。”华光听了便曰：“我驾一朵祥云，送你等回去你可向你家中说，是我救你等回家。”二女叩谢。华光先驾云送陈氏返家，又驾云来送黄氏回去。黄氏曰：“奴家去不得，恐那道士随后赶来，请天王亲送到我家，感恩非浅。”华光听了，就送那黄百娇回家不题。

却言落石道人，知是华光来闹蜻蜓观，那两个女子又被他救去，痛恨一场要害华光，又无门路，只得忍耐不表。

却说成都府黄山岳，自从女儿不见之后，终日烦恼闷坐堂中，忽小厮报曰：“启上长者，小娘子今日回来了。”长者出门一看，果是女儿，父子相抱大哭。黄山岳问曰：“我儿为何怪摄去，到哪里？”百娇曰，“女儿被蜻蜓观妖道拿去。今日天曹华光天王放火烧了蜻蜓观，救了孩儿，今送儿回来的。”一家大喜，就令刻工雕了华光天王之像，起一庙字供养，朝参暮拜，以报救命之恩不表。

再说落石大仙自从被华光烧了蜻蜓观，无处安身。一日打听得黄百娇家立了华光之像，起庙字供养，欲报前仇，又欲去迷黄百娇。心生一计，自思不免变作华光去戏那黄百娇。只说见你美貌，故送你归家，务要成亲，一则得黄百娇之乐，二则报了华光之仇，岂不美哉！想罢便行。当日百娇自己闷坐，忽有一人叫“开门”。百娇便问曰：“你是何人？夜深时分叫我开门？”道士曰：“我是华光，可速开门，与我进来便罢；若不开门，我就害你一家。”百娇只得开门与假华光进来。百娇拜谢前回救命之恩，假华光曰：“自从那日救你回来，见你生得美貌，思来日久，无奈到此，要与小娘子成一对夫妇。”百娇曰：“天王乃上界正神，不该如此！”假华光曰：“你若不从，我就害你一家。”百娇无奈，只得相从，颠鸾倒凤成了亲事，到鸡鸣而去。嘱百娇曰：“贤妻小心，我明夜来和你叙话。”不想次日早晨，长者问小童曰：“昨夜小娘子一夜似同人说话一般，你听见否？”小童曰“我正要问长者，不知小娘子昨夜和甚人说话？”长者大怒，命小童子叫小娘子出来。百娇出来，山岳怒曰：“贱人跪了！你昨夜和什么说话？莫非什么丑事，你好好说来！”百娇曰：“女儿没有人说话，是我自己长叹。”长者怒曰：“你若不说个明白，就把你打死。”百娇见说要打，只得从实说了。曰：“不是别人，是华光他说见我美貌才救我回来，昨夜到我房中要与我成亲。我不肯，他就要害死我一家。以此我只得从他，”长者听了大怒，就要去把庙烧毁了。百娇曰：“父亲且慢，虽说他是华光，恐怕不是他，是别个妖怪假名而来，亦未可知。不如去到庙中烧起一炉香，祷告祷告，倘若是他，然后毁庙不迟。”长者曰：“说得也是。”

即至庙中将香焚起，祷告未毕，果见华光立在云头上问曰：“黄山岳，你到我庙中祷告为何？”长者见了跪下曰：“我女儿前日得天王救回，一家感戴，天王乃上界正神，为何昨夜到我女房中调戏吾女？为此恳告。”华光曰：“原来你有此不明之事。”即向百娇曰：“来迷你的并不是我，你休推我。”百娇曰：“叫我亦难明，称是天王。”华光曰：“也罢，我且问你，那人是

什么时候来的，什么时候去？”百娇曰：“三更方来，鸡鸣就去。今夜他必然来的。”华光曰：“今夜你走别处去睡，我在你房中等那妖怪，今夜来将他拿住，与你一家看，方见明白。”长者大喜。华光是夜潜入百娇卧房。落石大仙果然来叫：“贤妻快开房门！”华光假作百娇声音应他，开了房门。大仙进了房中，正要上床，被华光捉住，叫起一家点灯来看，原来是一条白蛇。举家大惊，便要打死那白蛇。白蛇便哀求天王饶命。华光曰：“你如何敢变作我在此害人，坏我名声？你今日投降我便罢。”大仙满口应承。华光曰：“你可仍现原形，缠在我的金枪上。”长者一家大小叩头拜谢。华光即回转离娄山，与铁扇公主商议曰：“我到阳间，又收伏一白蛇精，我今又要别贤妻，到各方去寻母亲。”公主曰：“婆婆若是在阳间，你也该寻到了，莫非是死了？”华光曰：“死了在何处寻？”公主曰：“人若死，都要到东岳庙里，你也可去查看，有婆婆没有？”华光依言，别了公主，往东岳庙那里来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华光闹东岳庙

却说华光来到东岳庙大门外，遇着草野三圣，三圣问曰：“你何人？”华光曰：“吾乃华光是也。”三圣曰：“闻你不是好人，东走西撞，无所不为，今来我东岳庙则甚？”止住不肯放入。华光大怒曰：“你这三个匹夫，何敢出言伤我，”丢起金砖就打那三圣。三圣连忙逃去，告与东岳大帝得知。大帝大惊，问六曹曰：“此人名头厉害，到我东岳庙不知为何？”六曹曰：“必有缘故，且以礼待他。”言未毕，华光已至，大帝迎接，坐下茶毕。大帝问曰：“天王贵步下降，有何见教？”华光曰：“轻造非为他事，乃为寻母而来。”大帝曰：“令堂何名？”华光曰：“家母名叫吉芝陀圣母，又名萧太婆。”大帝闻言，即问六曹，可有吉芝陀圣母萧太婆到来。六曹将簿书查看，回大帝曰：“只有萧太婆到，没有吉芝陀圣母来。”华光曰：“吉芝陀圣母就是萧太婆，萧太婆就是吉芝陀圣母。”大帝曰：“是两个。”华光曰：“总是一人。”大帝又说曰：“是两个。”华光怒曰：“只是一个！”六曹禀曰：“我这里只是人死了，在这里点名，却是阴司收管。天王要问明白，可到阴司去一查。”华光听了，就辞了大帝，往阴司去寻取老母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华光闹阴司

却说华光手持金枪，来至阴司，看见一十八重地狱，又见金钱山、银钱山破钱山、消钱山，又见金桥、银桥、乱柴桥、奈河桥。自思：金桥、银桥我不过，乱柴桥也不是我过的，不如去过那奈何渡，看我母过此去没有。华光见渡子来问曰：“你何人？”华光曰：“乃上界华光天王。我且问你，我的母亲在

此过渡没有？”渡子曰：“我这所在来千去万，何能知哪个是你母亲？”华光曰：“大名叫萧太婆，小名叫吉芝陀圣母便是。”渡子曰：“萧太婆在此啼哭而过，吉芝陀圣母这里未曾见来。”华光曰：“萧太婆就是吉芝陀圣母。”渡子曰：“是二个人。”华光曰：“总是一个。”二人因此言相争，华光大怒，丢起金砖便打。渡子便走，大叫华光来闹阴司。

渡子走去报阎王。阎王升殿正坐下，只见转表官报曰：“华光来同阴司。”阎王问众臣曰：“华光到此，不知为何？”判官曰：“定有缘故，待他来时，以礼待之便了。”言未已，忽报华光到。阎王接入相见落坐，阎王曰：“久闻大名，如雷灌耳，今日光降，有何见谕！”华光曰：“不才到此别无他事，只为家母萧太婆，又名吉芝陀圣母，被那龙瑞王拿去，不知下落，疑其死了，来到贵殿，敢问家母曾到此否？”阎王转问判官。判官曰：“簿书查看，只有个萧太婆到，吉芝陀圣母未曾到。”阎王言曰：“只有萧太婆，没有吉芝陀圣母。”华光曰：“总是一个。”阎王曰：“却是二人。”华光大怒曰：“一个为何说两个？”判官曰：“他若不信，可令引魂使者至十伤门内，引与他自己认，便见明白。”阎王即令引魂使者上殿，阎王曰：“天王如不信，可自去一看，便见明白了。”华光乃同使者会见一妇人，华光便问曰：“你何人？”那妇人曰：“我是萧太婆。”华光怒曰：“萧太婆是吾之母，吾岂不认得，你敢在此冒名。”那女子哭曰：“我正是萧太婆，因为萧长者四十无子，我每夜在后花园烧香求嗣，不想被一个扑灯蛾来将灯火扑灭，现出本相，是吉芝陀圣母，将我吃了，把骨头摔往深山。他变做我，在萧家受了胎，才生天王。

我死在幽冥，枉屈无伸。”言罢大哭。华光曰：“原来亦是吾母，怎生是好？”母曰：“你可看吾夫之面，上奏与阎王，赐吾投胎，免得在十伤门内受苦。”华光曰：“母亲勿忧，待儿即奏阎王。”阎王曰：“领命。”华光拜谢与母分别。回转阳间。阎王依言将萧太婆送至邓尚书家中投胎不表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华光火烧东岳庙

华光回转阳世，心中自思曰：“可恨东岳大帝，为何说我闹天曹、闹中界、闹阴司，人皆道我闹三界，不免去放火烧了东岳庙。”来到门下放火，只见火不发。华光抬头一看，只见屋角上有条两头蛇吐出黄沙，故此火不发，华光心焦，丢起三角金砖便打。打走了两头蛇。华光又欲放火，却见丧门吊客哭杀神官兄弟二人，见华光要烧东岳庙，兄弟二人自言曰：“似他这等可恶，无人奈得他何。我与你兄弟两个，不若抬那法宝纸棺材去，将他连哭三声，哭死了他，即以棺材装了，上界去见玉帝。一则讨赏，二则免他在中界作闹。”二人商议已了，即见华光曰：“你不可太可恶。大帝与你有何仇，你要烧东岳庙

？”华光曰：“与你二人何干？”二人曰：“依我说，你去了罢，若不肯去，我便哭死你。”华光曰：“你个人，哭得人死？我不信，你哭得死我吗？”二人听了便连哭三声。华光即死于地下。二人忙抬入棺木内，正欲抬去见玉帝。忽然遇见朝真山洪玉寺火炎王光佛来。二人正抬了棺木行，王光佛问曰：“你兄弟二人扛的什么人？上哪里去？”丧门神曰：“讷耐华光要来烧东岳庙，被我二人把他哭死了，抬去见玉帝讨赏。”光佛自思曰：“这畜生今番若不遇我，就了不得了。吾当救他一救。”光佛假言曰：“你两个不晓得华光来头。”二人曰：“果然不知。”光佛曰：“华光原是玉帝的外甥，你抬去见玉帝，玉帝若怒，说你二人好大胆，你将寡人外甥亦把来哭死，传玉旨将你二人杀了。”那兄弟二人惊曰：“老师父你真是个好入，说得不错，如今便待如何？”光佛乃思曰：“华光乃人之精，见火便醒，不如哄他放一把火烧了棺木，与他走出便了。”光佛计定，对二人曰：“不如放把火烧死便了。”二人曰：“多得师父指教。”光佛别了二人。二人曰：“若不是见这师父，我二人送个死路。”就放起火来，烧得那华光醒将起来，把金砖就打，打得兄弟二人无走之处。华光整了衣服，去朝真山拜谢师父。那兄弟二人被打得头破脑裂，大骂炎光秃驴害死人。大哭一场而去。

却说炎光正坐之间，忽见华光至，参见拜毕。光佛曰：“弟子好没分晓，你寻母如何不来问我，要下阴司？”华光曰：“弟子一时心慌，未晓来问师父。今日幸遇见，敢问师父，我母今在何处？”炎光曰：“你母被龙瑞王抓在酆都城，日间铜鞭三千下，夜间铁棒不离身。”华光见说在酆都受苦，放声大哭，辞了师父，回转离娄山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华光三下酆都

却说天王回来与铁扇公主商议，要去酆都救母，公主曰：“如何去得？”华光曰：“吾变作天使，去见酆都王，言是玉帝差来，把众鬼押上天曹，就骗得出来。铁扇公主曰：“此计甚妙。”说罢，夫妻分别不表。

却言酆都王正坐之间，有韩元帅、关元帅把守酆都部门，忽报有大使至，酆都王请进。相见毕，问：“天使来此为何？”天使曰：“今奉玉帝差遣，将酆都众鬼押上天曹决罪。”酆都王见说，便问二元帅。二元帅曰：“既是天使，难辨真伪，待我把照魔镜来照一照。”那天使曰：“不消照。”二元帅曰：“恐其中有假。”持照妖镜，华光便走至空中去。二元帅与酆都王曰：“这人母是那圣母，当初被龙瑞王捉来，囚在此地，他今变作天使来取囚，我如何可不照？往年押囚，是清华宫太乙救苦天尊，若他变了他来，险些被他骗去。”华光在空中听见，便回转与公主言曰：“我下酆都去，他疑心，将照妖镜照出我本相。我即在半空听说，我若假作天尊，可被我骗了来。我如今要假作太

乙天尊去，”公主曰：“既如此，你可快变天尊去。”夫妻二人商议好，华光即变作太乙救苦天尊去到阴司二下酆都。

却言酆都王正坐之间，忽报清华宫太乙救苦天尊到。酆都王接入坐定，问曰：“天尊到此，有何见谕。”假天尊曰：“来押鬼怪上天曹。”二元帅曰：“要照照。前者有华光变作天使，到此来骗鬼怪母，故我这里要加意紧防。”假天尊曰：“你岂不认得我，何必照得？”元帅曰：“此事不小。”言罢，提起镜一照，华光又走了。在空中听那二元帅与酆都王曰：“险些儿又中他的计。”酆都王曰：“元帅何以知之？”二元帅曰：“若是真天尊下酆都，不是这样来，他有九头狮子推车，有十侍弟子相随，身穿金銮袈裟，左有金童，右有玉女，有九环锡杖，金钵盂，装甘露水，与鬼怪吃，要玉明扇扇开酆都门，要个金睛独眼鬼，照开光明，才得进去。不然里面黑暗，怎生进得去，今他这般来，我如何不照他！”华光又在云端听见。即回了离娄山与公主商曰：“我又被他照出，说真天尊要有九头狮子推车，十侍弟子相随，金銮袈裟，左有金童，右有玉女，九环锡杖，金钵盂装甘露水，玉明扇扇开酆都门。要个金睛独眼鬼照开光明，才得进去。叫我如何讨这许多宝贝，想母难救了。”说罢大哭。公主曰：“不妨，奴家讨得来。”华光曰：“公主哪里去讨？”公主曰：“我有个妹子，在清华宫太乙救苦天尊那里做玉女，我叫母亲叫他来，若是玉明扇，用我铁扇。十侍弟子叫手下一变就是了。只要讨九头狮子推车，九环锡杖、金銮袈裟、金钵盂、金睛独眼鬼，好进酆都。”华光曰：“你快叫令堂去叫令妹来，我这里出榜招人，进入酆都。”却有金睛独眼鬼前来揭榜曰：“我当初与你令堂老夫人同囚在驱邪院，得天王打破娑婆镜，救我等走脱。我再不敢吃人。你老夫人不改前过，又要吃人，才有此事。今闻天王要入酆都救母，我有百眼并住九十九个，只用一个眼，说我是金睛独眼鬼。同天王入酆都，以救老夫人，报当日之恩。”华光大喜。九头狮子用火漂将变，九环锡杖用金枪变，金钵盂用金砖变，袈裟以火丹变，安排已定，前去三下酆都救母。

却说酆都王正坐之间，忽报真天尊下酆都。酆都王忙出迎接，入到厅堂相见礼毕。天尊即同酆都王入到酆都门，用扇扇三下，用九环锡杖顿三顿，酆都门开了，独眼鬼入去，押出妖怪来。众鬼怪出见，叫屈连天。天尊曰：“别鬼且收入去，只将吉芝陀圣母押上天曹去。”独眼鬼听了，即将吉芝陀圣母押去了。天尊辞别了酆都王而去。酆都王问二元帅曰：“此何不将照妖镜照照？”元帅曰：“这是真的，也不敢照他。”王曰：“其中可疑。别鬼不提去，只押圣母去，莫非是假的吗？且照照看以改疑惑。”元帅即将镜一照，原来又是华光变的，脱去了。二元帅即点兵追赶，奈赶不上。三人十分烦恼，即令人去打探。

却说华光，三下酆都，救得母亲出来，十分快悦。那吉芝陀圣母曰：“我儿救得我出来甚好，但我要皮娥吃。”华光问：“皮娥是什么，我不晓得。”母曰：“你不晓得，可去问千里眼、顺风耳。”华光即去问二人，二人曰：“那皮娥是人，他又思量吃人。”华光听罢对母曰：“你在酆都受苦，孩儿用尽心计，救得你出来，为何又要吃人！此事不可为的。”母曰：“这就不孝，既没有皮娥我吃，要你救出我来做甚？”华光无奈，只推曰：“容两日讨与你吃。”华光即忙出榜招医，若有医得我老夫人不思量吃人者，我当重谢不题。

却言酆都王探知华光出榜招人医他母亲，欲使一人去害吉芝陀圣母。问谁敢前去？内有一人，乃是魔军，向前禀曰：“某愿往，假装医人去揭榜，见得我能医治，倘彼用我之时，于药内放些毒药，将他毒死便了。”酆都王大喜，即令他前去不表。

却说华光闻报有人揭榜前来，心中大喜，请入相见毕。华光去请母曰：“有一医人能医母亲不思吃皮娥。”母曰：“既有此医者，可来见我。”华光即同医者进见。圣母曰：“此非医者，他乃是酆都一个魔军，他定来害我的。”华光大怒要杀他。魔军曰：“你不要杀我，我教你一个方子，他就不想吃人了。”华光曰：“你说来，我便赦你。”那人曰：“若要令堂不吃人，必须讨得仙桃给他吃，就不吃人了。”华光问曰：“哪里有仙桃？”军人曰：“只有王母金谷园中有仙桃，可巧今年正熟。天王若取得来与令堂吃。就不思量吃人了。”华光听罢，放了军人。即吩咐公主侍奉母亲。自思：“我去偷桃，除非变作猴孙去方可偷得。”思罢，即变作花果山齐天大圣，来到王母娘娘金谷园中。原来园中有一小厮，在那里看守，可巧守者睡着。华光便入了园，上了树一看，果然好一树仙桃。连忙摘了五六个便走。小厮醒来一看，不见了五六个仙桃，却是猴孙脚迹。忙报与王母得知，说“失去五六个仙桃，细查满地都是猴孙爪迹，莫非是齐天大圣偷去也未可知。”王母听了，次日便去上表奏知玉帝曰：“今年我园中仙桃正熟，未摘献陛下，今被花果山齐天大圣盗去数个，听我主定夺。”玉帝见奏大怒，即传旨宣孙悟空到殿。玉帝问曰：“仙桃乃三千年开花，三千年结子，三千年成熟，才得此桃。朕尚未见面，卿怎敢偷去？”悟空曰：“半天下雨，不知来头。臣自取经回来，已把一切贪心丢了，何得有盗心，此实不是小臣，恐其中有诈，也未可知。”玉帝曰：“明是卿偷，脚迹尚在，岂可言他人？卿乃佛家弟子，着令驾前指挥，送西天与如来处问罪。”众臣奏曰：“臣等闻悟空今果皈依佛道，又是三藏弟子，显无其事，惟恐其中有屈，乞我主不必送他西天去，限他一月找寻。若有了盗者，免他之罪。若没有，那时再送他西天去不迟。”玉帝准奏曰：“众臣保卿，且容卿去查

下落回报。”

悟空谢恩出朝，回至花果山，与众子孙奇都、罗猴、月孛等言曰：“不想有此屈事。不知哪个妖怪，变作我本相，去到金谷园偷了仙桃，王母去奏玉帝，说是我偷的。我说不是，玉帝不容分说，欲将我送至西天如来处问罪。幸得众臣保住，限我一个月找寻下落，方免我罪。一个月没有下落，罪仍及于我。叫我往何方去访得着个下落，好不可恼！”众子孙曰：“大圣何不上南海去问观世音便知明白，不然怎么去寻？”悟空听了曰：“言之有理。”即打个筋斗去到南海。

观音老母正在紫竹林坐禅，忽见悟空来。老母曰：“悟空为了何事而来？”悟空曰：“只为金谷园中失了仙桃，不知是何妖怪变我形迹去偷的。王母奏之玉帝说是我，玉帝即要送我上西天去问罪。多得同僚保本，限我一月要有下落，若是无下落，是我也是我，不是我也是我，就要问罪。弟子无奈，特来叩求佛母，指示何人盗去的。”观世音挪开慧眼一看，对大圣曰，“不是别人，乃是闹三界的华光偷去。”大圣曰：“他偷去作甚的？”观音曰：“他三下酆都，救出吉芝陀圣母。那畜生又思吃人，华光无奈他何，出榜招人医治，乃是魔军来说叫他要讨仙桃与他吃，才不思吃人，华光因此变作你去偷仙桃。”大圣见说大怒，即拜别了观音，回至花果山，与众子孙说知曰：“他既去偷桃连累我，我今就与你们杀到离娄山，将那贼捉了。”

即说大圣有一女，名叫月孛星。但见他生得目大腰宽，口阔手粗，脚长头歪，脚声似打雷。遇了不死亦七八。月孛星出来曰：“我也要去。”众人曰：“你生得这等丑，去了给华光等取笑。”月孛星曰：“我定要去捉华光。”众人无亲，只得和他同去。一齐到离娄山，喊战连天。却言华光自从偷得仙桃与母亲吃了，果不思量吃人，心中大悦。忽手下人报说花果山齐天大圣领兵杀来，说天王不该变他去偷桃，累他受罪，要捉天王解上天曹。华光闻言大怒，即下山与悟空相见。悟空骂曰：“你偷仙桃，好变牛变马去偷，为何变老孙本相去，连累老孙。快下马受缚，与我解上天庭便罢。”华光曰：“我讨仙桃与你何干？就变你本相亦所不妨。”悟空曰：“连累我，反说不妨！”便将如意棍向华光打去。华光亦丢起三角金砖，悟空口中一呼，出来无千无万猴猕，拖住华光，来抢金砖，华光大败。悟空赶去。华光丢起火丹，火光连天。悟空不能抵敌，便败到东洋大海去。那月孛星见父败走了，便将他的骷髅头敲动，叫声华光，华光即刻头痛眼昏，走回山洞。那月孛星的骷髅十分利害，人被他叫名拷了，三日内自死。

却说火炎王光佛知华光与悟空交战，料华光战他不过，必落月孛星之手，特来与他二人讲和。来至大圣寨中，大圣接入礼毕，光佛曰：“闻大圣今与

小徒交战，为因变尊相偷仙桃一事，是否？”悟空曰：“是他不该破坏我的名誉。”光佛曰：“果是他不好，容贫僧带来伏罪。今贫僧有一言，未卜大圣肯容纳否？”悟空曰：“有何见教？”光佛曰：“小徒有犯尊颜，被令爰将骷髅拷动，今将死矣。自古道：‘好汉碰好汉。’望大圣饶他，贫僧与你二人说和，结为兄弟何如？”悟空曰：“蒙老师父说，无有不依命的，奈玉帝要把我问罪，此事如何？”光佛曰：“若肯卖人情与我，天曹之事，我自去料理，不涉大圣一些。”大圣曰：“恐玉帝不肯。”光佛曰：“华光是他外甥，加是我说去，无有不肯赦他之理。”悟空曰：“既如此！敢不从命。”即叫出月孛星吩咐曰：“今有炎光老师说和；饶他罢。”月孛即将骷髅把来削去了，乃向炎光曰：“女儿已削去拷处，饶他命矣。”光佛拜谢而别，来至离娄山，见华光说了前事。华光即同炎光前往悟空寨中相见，结为兄弟。大圣即命排宴款待，各自分别，悟空领兵回花果山。光佛去奏玉帝赦了华光。兵戈宁息。华光分付手下人看守文殊院并千田国庙宇、离娄山，我去遍游天下，逢灾救灾，逢难救难，不日而归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华光皈依佛道

却说灵山世尊一日与众罗汉说：“华光那畜生，当日他赶龙瑞王至我灵山，恼了我，被我把天眼收来，他问我取，我说要他来皈依佛道才把还他，他说容他寻了母亲，即刻就来，当日设誓，说他若寻见母亲，不来皈依佛道，六根不得齐全。他今已救出母亲，功成已满，尚不来皈依，只在中界荡游，恐被外议，说佛家弟子不肯皈依佛道。你们众弟子可去变作凡人，去作神仙戏术的把戏，砍脚砍手，引他来看，他必要向你学此法，就哄他将脚砍下，与青狮子衔到灵山，与他赶来，我来劝他皈依佛道。”众弟子领命，辞别了世尊，变作凡人戏术，砍手变龙，砍脚化虎作把戏。

却说华光正行之时，远远见前面有人作戏法，即近前看了，见做得妙，暗暗喝彩，就问作把戏人曰：“你这法肯教人否？”其人曰：“可。”华光曰：“我要向你学。”那伙人曰：“我们要须一百金才肯教人。”华光不知是诈，即取出百金，那伙人曰：“你既有钱，我就教你，将你那脚与我砍下来。”华光曰：“砍下恐疼。”那些人曰：“从前师父说不痛。”华光就将左脚与他砍下。果然不疼，华光又叫他再砍右脚，那伙人曰：“你自己也可砍得。”华光就自己将右脚砍下，果也不痛。只是安不住。华光曰：“你教我安住。”那伙人曰：“这脚你砍坏了。”叫一声青鬃狮子衔去。那青鬃狮子上前，将他右脚衔往灵山而去，华光一看众人现出本相，驾云而去，乃惊慌叹曰：“中计了，原来他们是灵山弟子。”华光自思：“不免我踏了风火车，赶上灵山，去见如来。”

如来正坐之间，众弟子、青鬃狮子衔得华光脚来。如来大喜。华光亦赶到，拜倒殿前求救命。如来曰：“你当初在这里发咒，说取得母亲，即来皈依佛道。若不来，六根不得齐全，我今就叫你六根不全。”华光曰：“师父你将脚替我安住，弟子就皈依佛道。”如来曰：“畜生，我替你安住罢！”华光原性不改，见如来替他安住脚，起来便走。如来笑曰：“你这畜生往哪里走？”念动咒语，华光走出山门，那脚依然掉下来，仍跌于地下，华光只得走转来见如来。如来曰：“你如何又回来？”华光曰：“今情愿皈依佛道，永不敢反。”如来曰：“谅你从此也走不脱，将天眼还你，替你安上脚。”华光拜谢。如来曰：“你原系出家修行，今以仙班有名，但得正果，你受一面。看还布施轮回簿上，曾注你父母，生当受苦，今日得你皈依佛道，应该同往西方，不落轮回之苦，你母吉芝陀圣母，今已改邪归正，不想吃人，亦可往西方。你妹琼娘，孝顺甚笃，西方有仙子，前母范氏大婆婆，主勤和孝顺，一时屈死，阎王送于邓尚书家投胎，今已七岁。范氏善根不断，待他长成，令人点化，度往西天。马耳山你前母兄，亦修行得道，今又得你皈依佛道，亦在西方来。”自即写表一道奏知玉帝，玉帝依奏，加封华光为五封佛中上善王显头官大帝。其余大众人等，俱依如来表奏，俱送往西方。华光永镇中界，万民求男生男、求女生女，买卖一本十利，读书者金榜提名，感显应验，永受祭享。